



10598

義府卷下

數奇

史記李廣傳數奇奇者對偶之稱後漢書桓譚傳云陛下聽納讖記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奇偶之類蓋古時有此占法以偶為吉奇為凶霍去病傳諸將留落不偶亦此意也李廣數擊匈奴輒無功不得封侯此其祿命之薄使然故上以為數奇不使當單于爾本注數士角反不讀為術數之數則奇字作何解宋景文筆記云數奇注切為所角反後得江南本乃所具反由是復觀顏注乃顏破朔從所具反

奇貨

義府

卷下

一

史記呂不韋云此奇貨可居也奇當音奇偶之奇單也獨也言此貨有一無二我得居之以獲重利也猶今市人言此缺貨可以囤積之謂若作奇異之奇便不類賈人語

鄭莊

史記鄭當時傳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齋糧治行者何也鄭莊句行千里句不齋糧句莊糧叶韻八字乃諺語蓋時人因莊交游之廣故有此目而人主亦素聞之故云

幕

漢書西域傳屬賓國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如淳音漫非按今戲錢者名錢面為字錢背為幕正作幕本音讀

釋名幕絡也在表之稱

耐

漢書高帝紀應劭注輕罪不至於髡完其髻鬢故曰耐此說非也耐正留髮去須鬢之名吾鄉婦人以綫繳面毛者謂之耐面其名猶沿古義因此足訂應誤

約法三章

楊用修讀漢書高帝紀與父老約法三章耳以約字句絕謂後人作連讀者誤然考之紀末云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又刑法志云約法三章知班史本不以約字爲句也

義府

卷下

二

承吉按若以約字斷句且不成文理何論辭義

王男

馮婦男子也王男婦人也二名相反可爲的對王男順帝乳母見後漢書

飲羽

史記叙李廣射石事云中石沒鏃不如西京雜記云矢乃飲羽飲字奇甚然本出呂氏春秋韓詩外傳及劉向說苑並因之然呂作養由基韓劉又作熊渠子蓋文士傳會之談耳

緯書稱孔子

後漢書翟酺傳稱孔子云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注引春秋保乾圖云云蓋讖緯之書皆託云孔子所作東漢時盛行故不出書名第云孔子而已許慎說文常引孔子之言如狗者叩也之類他書不見疑亦出於讖緯

諸于繡屨

後漢書光武紀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屨注字書無屨字司馬彪續漢書作襦並音其勿反按本書五行志亦載此事云皆幘而衣婦人衣繡擁髻此屨卽髻之誤注並不解而前注第云或繡下有擁字而已以意度之字旣從髟疑是婦人衣領領後承髮故惟婦人則加繡義府

卷下

三

以飾之若男子而服此是服妖矣又按通雅云廣記載韓晉公見少年單練髻卽段成式之單練髻與髻同謂今之半臂也予謂此字當作襦蓋襦從屈有短義半臂之式必短也今作髻者意廣記與成式喜用僻字耶

承古按觀此條則凡字以聲爲義及諧聲字重於右旁聲義之說實已自公發之故公聲音文字之學卓絕古今一語勝人十百卷書矣

溷軒

後漢書李膺傳羊元羣罷北海郡賊罪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載之以歸注溷軒廁屋也按前書外戚傳帝起更衣子夫侍尙衣軒中得幸此卽所謂溷軒也釋名云

廁或曰溷言溷濁也或曰軒前有伏似殿軒也師古不知此義乃以軒車解之不思天子車駕當在外庭豈子夫所得至又更換衣裳豈必在車中此師古並不識更衣之義蓋貴者入廁出必更衣如王敦在石崇家入廁之事可證當時卽謂入廁曰更衣此是文言漢書中說此者非一如竇嬰傳坐乃起更衣稍稍別去師古注凡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誤矣又通鑑隋文帝所寵陳夫人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又宋人海陵三仙傳獨處一室卧起方丈間食酒肉如平時而無更衣之處此蓋言得道者雖飲食而無漏也皆用漢書之意也

義府

卷下

四

更衣

古時入廁名更衣因卽以名其小憇之處如東方朔傳右內史發民共待會所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又前楊敞傳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云云延年從更衣還云云師古注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此亦臆後百官志注司徒府殿西王侯以下更衣並存朝會之地貴者必各置更衣避私褻也 祭祀志注皇帝出卽更衣中皆言此舍所以便其更衣也

臨軒

人主親試貢士曰臨軒策士臨軒字出後漢書李膺傳

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又張奐傳青蛇見御座軒前注軒殿檻闌板也蓋堂陛之間近簷之處兩邊有闌楯謂之軒如車之軒耳

面縛

史記宋世家載微子肉袒面縛解者以爲反縛向後僅見其面此說陋甚凡縛者必反接所以防他變若微子則是自爲出降之禮但縛手而不反接故以面字著之此見古人用字之妙從來爲陋解所晦可恨也又項羽紀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呂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解者訓面爲背亦誤詳上下文

義府

卷下

五

語意項王此時雖在圍中然去馬童尙遠故曰顧見云云時項王一行尙有二十餘騎先尙未辨孰爲項王因其呼而諦視之然後指示王翳云云面之卽諦視之謂或謂古人多反語故謂背爲面如治之爲亂馴之爲擾香之爲臭其例可見此蓋昧於字義之俗說古治字本作糺馴擾之字本作懷臭爲香氣之總名其臭腐之字本作殍後人傳寫訛謬如此豈古人之意哉若面之訓背乃倆字耳且此時漢視羽如凡肉矣尙何所諱而背之言乎

結髮

結髮猶今人攏頭之謂漢書云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蘇武詩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蓋皆指其初攏頭時而言今人以結髮之義單屬夫妻誤也

正先

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見京房傳子謂此人正類天啟中楊左諸公惜後世罕知其名

駢臂子宏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傳易於商瞿瞿傳楚人駢臂子宏駢姓臂名子宏字也師古云漢書荀子皆作子弓

義府

卷下

六

此云子宏誤子謂宏當讀爲肱蓋宏旁有厶此古肱字以其名臂故知字當爲肱也肱與弓音相近故或呼爲子弓顏監知子宏之誤不知子宏子弓皆非其本字耳

物故

漢書霍去病傳士馬物故又霍光傳卒有物故師古云物無也故事也人死無所復能爲事也釋名云人死諸物皆朽故也按二解皆非物猶事也不正言死但諱云事故猶孟子所謂大故耳

窠數

東方朔云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窠數師古注窠數戴器

也以盆物戴於頭者以窶數薦之或疑窶數與寄生截然二物何以朔語如此蓋窶數常在盆下今寄生亦覆盆下故朔先謬言窶數以給郭舍人舍人遂謂朔射不中朔乃云云非真謂寄生爲窶數也

辜較

孝經蓋天子之孝蓋諸侯之孝注蓋猶略也疏云辜較之辭因悟前後漢書諸所謂辜較估較辜權酤權辜酤皆讀爲估較皆卽此義蓋估計較量之謂注疏釋蓋字猶云大略大較如此耳商賈殖貨必估計較量而後賣買諸書辜權皆謂勢家貴戚漁獵百姓奪商賈之利耳

義府

卷下

儲胥

漢武帝因秦林光宮增置通天迎風儲胥露寒諸名皆似臺榭之類無長楊賦木擁槍纍以爲儲胥師古注儲峙也胥屋壁者須也以木擁槍此槍當卽今戲字音去聲及纍繩連結以爲儲胥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按此似今木柵之類儲胥猶扶疏日其形也李商隱籌筆驛詩風雲猶爲護儲胥此指行營之寨柵通可稱儲胥高似孫緯畧以儲胥爲官館之名固矣又魏略李勝爲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壞應璩與韋仲將書屠蘇發撤蕭子雲雪賦沒屠蘇之高影廣雅屠蘇平屋也按屠蘇卽儲胥之轉聲漢書休屠王

屠音厨又姑蘇古名姑胥此可知矣平屋之訓似臆續考

三輔黃圖五帝作迎風館於甘泉後加露寒儲胥二館

### 阿家阿翁

郭汾陽子曖尚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汾陽拘曖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阿家阿翁小兒女子閨幃之言大臣安用聽右見唐趙璘因話錄家即曹大家之家阿家阿翁謂公姥二人温公通鑑去一阿字作阿家翁失古人口語矣

### 君公

古婦人稱夫之父為章漢書景十三王傳望卿歌云昔

義府

卷下

八

尊章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云善侍新姑章俗作嫜初未悉

其義因闕淮南子覽冥篇云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

乃悟章即君公二字合語如叔母為嬭舅母為衿之類

### 新婦

漢以還呼子婦為新婦後漢何進傳張讓向子婦叩頭

云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世說王渾妻鍾氏云

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當不啻如此此自稱新婦涼張駿

時童謠云劉新婦簸石新婦炊北齊時童謠云寄書與

婦母好看新婦子蓋必當時謂婦初來者為新婦習之

既久此稱遂不復改耳又古者謂子為息息之訓生也

國策左師觸龍云老臣賤息舒祺梁武帝長安有狹邪行云大息組細縵中息佩陸離小息尙清綺總轡游南皮今俗謂子婦爲媳婦此必因息謬加女旁耳又或單呼爲媳益可笑也吾鄉俚語至今尙稱新婦反存古意

### 召平

史記索隱注云廣陵人召平東陵侯召平與齊相召平皆別似一人三輔黃圖獨謂廣陵人召平卽東陵侯種瓜者不知何據考續漢書郡國志廣陵有東陵亭豈卽召平所封歟

### 兩萬石君

義府

卷下

九

萬石君有兩一石奮人多知之一馮揚人不知也按後漢馮勤傳云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宏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爲萬石君焉則此亦西漢時人也

### 寄名

今俗有生子不利而寄名於他人者其事已起漢世按後漢何后紀后生子辯養於史道人家號曰史侯注云靈帝數失子不敢正名寄養道人史子眇家卽其事也按道人二字亦始此注謂道術之人今俗亦有寄名於僧道者

柴虬

甘泉賦柴虬參差魚頰而鳥旰師古注柴虬參差不齊貌柴初蟻反虬音牙按柴虬卽詩邶風差池其羽之差池古字通用師古音誤觀頰旰字亦卽取其頰杭可見柴虬當卽讀差池也又文選作傑儻漢書止作柴虬加人者俗增字也

蕃嚮

路史云蕃漢縣屬魯國劭音皮魯國記云陳子游爲魯國相太尉陳蕃子也國人爲諱改曰皮按黨錮傳八厨有魯國蕃嚮注亦音皮嚮魯國人當亦爲陳諱故韻府義府

卷下

十

羣玉乃以八厨厨字音皮收入四支韻也

元元

國策蘇秦書子元元又漢書文帝紀元元者安所託命哉元元謂百姓字當音云與老子萬物芸芸同義後漢八及目海內才珍孔世元元與珍叶知古本作此音沈韻十三元或譏其亂雜不知當時元自音云耳

丁壯

漢書高帝紀丁壯若軍旅古丁當同音丁壯言其年正當壯時也後語省遂單呼爲丁故民年二十成丁李陵答蘇武書丁年奉使正謂年在二十左右也

女子封侯

呂嬃之為臨光侯也蕭何夫人同之為鄼侯也以呂氏稱制故然實高祖為之作俑按功臣表奚涓死事無子高祖乃封其母疵為魯侯又楚漢春秋云高祖封許負為鳴雌亭侯此不見正史不可信

幼眇

漢元紀分刊節度窮極幼眇中山王傳每聞幼眇之音注作要妙老子是謂要妙北史魏世祖紀方寸玉印有三字鳥文要妙奇巧上林賦俛眇眇而無見衛恒四體書勢序杳眇邪趣不方不圓按本字當作么紗陸機賦

義府

卷下

絃么徽急注么小也說文紗絲急也絃小而急則其聲幽細哀切動人漢書借用幼眇若老子之要妙則又借作深微之義自漢以來又借為美好之稱因改其字从女作妙其實古無此字老子之妙必後人所改也易繫辭妙萬物而為言亦深微義非美好義今本作妙古文定不爾枚乘七發此亦天下之至言妙道漢人用妙字始此

涎

漢書趙后傳燕句燕句尾涎涎堂練切今誤本作涎非涎从廷乃得聲韻會涎字引漢書此語則知當時本固不

誤也水滴謂之涎此形容小鳥張尾之狀極肖字書訓  
光澤貌亦屬臆說

承吉按涎字與燕非  
一聲乃韻會之誤

### 要害

後漢書來歙傳中臣要害猶今言致命傷言身中緊要處犯之

必爲害也借地當敵衝者謂之要害舊解於我爲要於  
彼爲害欠確

### 乾沒

漢書張湯傳乾沒注得利爲乾失利爲沒非也言以公  
家財物入己如水之淹物沈沒無迹也不水而沒故曰

義府

### 卷下

三

乾與陸沉意同

承吉按項正觀史記漢書乾沒二字不憚諸家之說  
適閱此條爲之一暢然如杜詩云乾沒費倉儲則似  
已得其解矣

### 僂僂

詩賓之初筵屢舞僂僂注軒舉貌按與莊子僂僂乎歸

矣說苑辯哉士乎僂僂者乎漢書司馬相如傳僂僂有

凌雲之氣皆當卽讀爲軒蓋僂讀作人之說上古所無

始見莊列之書曰列仙山澤之儒此蓋借僂字軒音爲

先亦如釋氏借佛字詩佛時仔肩  
卽古弼字轉音爲弗也焦澹園

以僂僂有凌雲之氣當讀飄飄此亦強說

里所

漢書張良傳父去里所復還師古曰行一里許而還又  
疏廣傳問金餘尚有幾所師古曰猶言幾許愚按所許  
又同從數字所主切而來蓋約計其數如此耳周書君奭  
多歷年所此用所之自隋煬帝詩聞名爾許時猶如許  
時也昭明太子詩念人一去許多時則竟似近人俚語  
矣

握齕

史記酈生傳握齕好苛禮按握指相聚也齕齒相切也  
故借爲拘局纖瑣之意通作齕齕漢書申屠嘉傳齕齕

義府

卷下

三

廉謹史記作  
媸媸

史記貨殖傳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齕齕

皆一義也俗語謂垢穢之類爲齕齕此蓋因纖瑣爲辭  
然變握作齕則因下譌上也

中齕

湯左相仲虺史記殷本紀作中齕終風詩虺虺其雷疑  
齕其本字雷聲倏忽徧遠近故从多體會意當與虺同

音呼回切

扈

扈字書加  
竹作篋漁具蓋編竹以禁魚者漢質帝曰梁冀爲跋  
扈將軍取譬於此以魚之彊有力者能跋出扈外也以

禁魚使不得過故有止義左傳昭十九扈氏爲九農正

扈民無淫是也天子從駕謂之扈從亦取呵止行人之

義上林賦扈從橫行師古注殊謬又左傳宣十屈蕩尸

之漢書王嘉傳坐尸殿門失闕免與此同義尸卽扈也

承吉按張晏注相如賦觚盧扈魯也彼文爲菰蘆卽包字蒲盧果贏之一目扈乃取魚曲器如壺盧耳

### 貫

以緡穿錢曰貫故有相續不絕之義漢書谷永傳以次

貫行後東平王蒼傳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是

也相續而行則有習孰之義詩魏風三歲貫女孟子我

不貫與小人乘前賈誼傳習貫如自然是也錢滿一貫

### 義府

### 卷下

### 七

則不可益故有盈滿之義周書泰誓商罪貫盈韓非子

吾恐其以我滿貫是也又鄉籍謂之貫言編貫於版籍

之中也若論語之仍舊貫此卽續行習貫之意注訓貫

爲事太就便矣

### 僕射

僕射射音夜漢官儀云僕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

主射課督之關中語轉爲此音此說未然按孔衍史記

注云僕射小官扶掖左右者也予因此乃悟射字當讀

爲扶掖之掖音亦僕附也見詩景命有僕注以其附近人主備扶

掖之用故曰僕射員數旣多後遂命之分領諸事故有

謁者僕射冗從僕射城門僕射等名此既在人主左右其後漸寧機密自六朝來遂以尙書僕射爲宰相之稱與侍中一官皆以至賤爲至貴名位倒置極矣

### 督亢

史記荆軻傳獻燕督亢之地圖注以爲地名非也地圖當盡全燕豈得僅獻一處蓋此時秦已有天下大半非僅前時割地以講之比故若爲舉版圖以內附者督亢猶言首尾人身督脈在尾閭穴亢爲咽喉故首尾謂之督亢言盡燕地之所至爲圖也注謂督亢坡在范陽縣東南又按水經注有督亢溝督亢澤涿志有督亢亭督義府

### 卷下

### 五

亢陌子謂此皆後人因二字以名其處耳路史舜紀云歷陽之耕侵畔乃往耕焉田父推畔爭以督亢授此督亢乃疆界之意益證史記非地名矣

### 胸忍

漢書地理志巴郡胸忍縣師古音劬續漢郡國志亦作胸忍惟吳漢傳作胸忍注音劬忍又引十三州志音春閩詳此爲蟲名本方言無字故第作胸忍其忍从夙傍乃因胸字誤加耳十三州志音譌後漢注兩存之尙得闕疑之意徐鉉竟誤作胸字附入說文又誤從孫氏作胸如順切潤 臆尺尹切蠢 以劬忍作蠢潤巴誤倒作潤蠢更誤 按唐劉餗

嘉話錄云瓊州地名胸臆胸臆是蚯蚓也上音屈下音忍據此則蚯蚓卽胸忍之轉音當以師古注爲定審矣又楊升菴載李巽巖胸臆辯引杜氏通典作胸臆音潤蠢則知徐鉉之誤蓋本於此乃楊反以杜氏之形聲爲正而謂師古誤音則眞莽浪也諸如集韻音蠢忍戴侗音瞬忍張位音瞿閩無一是者總由不識此蟲卽蚯蚓故

承吉按今韻書尤有宥等屬部與虞虞遇屬部之字本皆一聲如邱與區古書多通用者以其同聲故同義也若荀子注云器名區者與邱同義曲禮疏云邱與區音異而義同是但望文揣原邱同義而並不知其聲者至匡謬正俗云古語邱區同聲則兼得其聲義然亦但知此二字而不知通部之字多同聲則由雖

義府

卷下

六

揣測此二字而原不知聲義之所以然夫此兩部之字皆曲聲卽如區邱二字皆不啻卽一曲字也句字亦然所以胸卽是蚯則知胸忍卽是蚯蚓實卽是曲蟻曲蟻明其所以然則知胸忍卽是蚯蚓實卽是曲蟻曲蟻一也其音爲屈者屈之聲義卽曲也忍之聲義卽曲而卽引卽善卽寅也加肉爲臆亦一也凡此諸字皆一曲字之聲義象統而貫之卽眞文先屬部亦曲聲其胸臆二字加肉旁者正以見其爲蚯蚓也地之名胸臆者顯然其地形曲如蚯蚓不待見而可知至嘉話錄雖知爲蚯蚓要不過得自舊聞亦並非明乎聲義所以然之故蓋凡字有定聲而無定音聲出於天地之自然故有定音出於各方之麗雜故無定其字音拗音屈一也卽音邱音區音句音曲亦一也若沾沾於音讀之是執則聲義愈不明而文字無由解其以胸爲胸者乃不喻胸之卽蚯而非句公之定爲蚯蚓則見徹文字之故在聲音而不在于形跡此條顏師古雖音胸爲拗而不知其蚯蚓嘉話錄雖以爲蚯蚓而不知胸臆卽蚯蚓之聲但主形跡其視公學不逮遠甚所可異者十三州志音春之字自然當作句旁之胸斷非句旁之胸乃章懷不云志字作胸而

卽並以春音注從句之胸至爲無理若杜佑徐鉉之作胸者原可見其從十三州志而來轉足正章懷之謬至集韻之音蠶者其字原自作句旁之胸在準部別有句旁之胸音劬在虞部正是兩存師古及十三州志之說採輯之書例當如是惟於胸字下加以俗作胸非是一語則混句句爲一是其謬耳承吉嘗謂集韻一書採輯至備至精爲研聲音者所當寶然非丁度諸人之自有學識如此語參以已說則非矣要其書中如此者亦少又按今所傳劉氏嘉話錄乃章絢述所聞於劉禹錫之語並非劉餗隋唐嘉話公時無後日訂正之多書可證以視

今之誦讀其難奚啻倍蓰乎

### 鄭重

漢書王莽傳非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也師古云鄭重猶煩煩也予謂顏訓是也然得其意而未得其聲蓋

鄭重卽申重

平聲

之轉去者爾三國志又云國家哀汝故

義府

卷下

七

鄭重賜汝好物顏氏家訓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啟寤汝耳此用鄭重字皆與顏注合至白居易詩千里故人心鄭重又交情鄭重字相似沈括筆談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此又用爲珍重之意非本指也

### 商中

漢書郊祀志作建章宮云云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如淳曰商中商廷也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故謂西方之庭爲商庭按此說似鑿三輔黃圖叙建章之制云其西則廣中殿受數萬人商中疑廣中之誤

數見不鮮

史記陸賈傳數見不鮮

四字似當時諺語

無久恩公為也

愚如今人

言溷擾公則呼其子耳

言人情久則生厭如物常見則不新父子

間亦當相體故欲十月一更一歲中除來過他客之外率不過三數過其子以俗情論之五子輪值一歲止膳父三十日宜無厭倦之色矣

尺布斗粟

史記淮南王傳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其意蓋云貧民衣食不多尚可兄弟相共況以四海之大而不能容一弟乎

義府

卷下

六

鑿空

漢書張騫傳騫鑿空

上聲

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

質於外國按鑿空與為質對質有物空無物言騫先無所因往通諸國如即虛空而鑿之後使者皆藉騫為辭如有物以為質耳注並非

欲得自便利

漢書張敞傳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楊惲奏免為庶人敞便從闕下亡命漢法凡亡命者遇赦則可出故云欲令得自便利是不欲有司窮治前事先下免官之奏風使亡命也

子舍

漢書石奮傳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深身自  
浣滌師古云諸子舍目其所居也若今言諸房按此說  
非也子舍猶子城子之爲言小也此蓋侍者所居之室  
若建自入已舍則於下事義乖今文士用子舍字多承  
小顏之誤

委裘

漢書賈誼傳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孟康曰委裘  
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按古未有主幼不  
坐朝而虛設先帝衣裘以朝者孟說無稽此言幼君不  
義府

卷下

九

勝禮服坐朝則委裘於地耳

所

史記倉公傳不爲愛公所所之爲言許也俗謂不多曰  
幾許緣倉公更欲受方公孫光曰我方盡矣不爲愛公  
所言於公更不吝惜纖毫也又周亞夫傳帝曰此非不  
足公所乎時賜食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尙席取箸帝  
視而笑云云不足猶不重也意謂此主者偶忘置箸耳  
不然不至輕慢如許也又漢書佞幸傳上有酒所從容  
謂賢云云此所字亦不多之意猶俗云微有酒意也

不自喜

史記外戚世家壹何不自喜酈生傳足下何不自喜魏其武安列傳君侯何不自喜按諸云不自喜卽今俗云好不思量之意必當時方言如此世家酈傳並不注惟魏其傳蘇林注何不自解釋爲喜樂索隱引師古云何不自謙遜爲可喜之事二解俱牽強且於世家酈傳所言不可通

底

史記律書氏

正義丁禮反

者言萬物皆至也此以至訓氏今

尚書中底訓至亦當音丁禮反注音旨似誤

乖刺

義府

卷下

三

漢書劉向傳朝臣舛午繆戾乖刺

郎達切

此皆言羣情違

背之意乖刺卽乖戾聲之轉言戾又言刺者以聲異而互見也

諸妄校尉

漢書李廣傳諸妄校尉以下張晏注妄猶凡也車千秋

傳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卽得之矣本書

不注按此亦凡義妄

古音茫去聲

聲近漫

莫慢切

汗漫大貌故

謂凡爲妄史記則作諸部此後人疑妄字爲誤而改之若車傳不注則直以爲誕妄之妄耳

布衣昆弟

漢書賈誼疏名雖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  
帝制而天子自爲者言布衣昆弟諸事平等不若天子  
諸侯雖爲兄弟禮制懸絕故此謂王每事欲與天子平  
等一如布衣之爲兄弟也

街居

史記貨殖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說文街四通  
道洛陽四通諸國故曰街居云云注誤

馬千四

貨殖傳橋姚致馬千匹匹耦也古以駕車兩服兩驂各  
自爲耦故數馬以匹注數說並非

義府

卷下

三

涿居

季漢書周羣傳昭烈戲作謔語嘲張裕多鬚云諸毛繞  
涿居乎當時語呼涿爲督李卓吾自叙亦云人或呼  
卓吾或呼篤吾卽此音又  
俗轉鬻之入聲爲督今猶有此語  
俗更作豚字此蓋以下體謔之也

假葬

季漢書曹休傳擔喪假葬卽今之攢墳也

自行迎除舍

漢書景十三王傳自行迎除舍言躬自除治其第舍且  
行迎之師古注非

膝席

史記魏其傳避席伏離席而俯伏也膝席者膝不離席但直其身如今之長跪也

云云

史記汲黯傳吾欲云云卽下欲效唐虞之治之語也記者只從汲黯口中叙出於帝語遂以二字括之省文法也

蔭室

史記滑稽列傳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此滑稽之談言欲成漆城爲漆固多猶或可得顧漆必得蔭始乾恐無此大屋覆之耳

義府

卷下

三

千金之子

史記貨殖列傳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死市大辟之罪也言其富可以脫死罪也

隙隴蜀之貨

史記同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隙謂出一孔也隴蜀貨物往來必經於雍故云云徐廣以隙字屬上句誤

雕悍少慮

史記同上民雕悍少慮雕與彫通樸之反也今俗用刁字

貪賈三之

史記同節駟僧貪賈三之廉賈五之駟僧平定價直而取其酬大率以三五爲節謂於百分之中或取三或取五也貪賈嗇故少取廉賈寬故多取此人一歲所入亦可比千金之家舊注並誤

富者必用奇勝

史記同富者必用奇勝卽奇貨可居之奇音基猶今人言獨行生意也賈不論鉅細但守常業而不變久自致富視他人數數徙業者我實用奇勝矣故曰此皆誠一之所致

嶽嶽

義府

卷下

畫

漢書朱雲傳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此因其姓嘲之言鹿角嶽嶽爲雲所折也招魂云土伯九約其角鬢鬢魚切嶽卽鬢之外聲

丘嫂

漢書楚元王傳過其丘嫂食注丘大也長嫂之稱也此訓未然丘空也謂無兄空有嫂也蓋是時高祖長兄已沒故孟康注史記西方有亡女婿曰丘婿丘空也

畫一

史記曹相國世家蕭何爲法音較若畫一小顏云言其法度整齊也此解殊未明晰按古人計事必用手指畫

條其事件使此事利害劃然謂之畫一如留侯世家張  
良藉箸而籌張晏云借所食之箸用以指畫是也下文  
歷數其不可者七爾時每數一事必用箸記一畫此乃  
所謂畫一也若百姓所歌蓋言何法令至明條目繁列  
有似於畫一爾徒言其整齊何所置類若二字哉後來  
惟歐陽修所進劄子前言其大綱繼言臣有起請事件  
謹畫一如後遂每件提起另書各以一字冠之結尾右  
件幾事云云又言如臣畫一所陳云云必當時章奏之  
式例如此畫一二字猶存古人之意

却不知名  
爲畫一

義府

猶豫

卷下

十四

猶豫猶容與也容與者閒適之貌猶豫者遲疑之情字  
本無義以聲取之爾俗人妄生解說謂獸性多疑此何  
異以蹲鴟爲怪鳥哉考諸傳記惟文帝紀作猶豫未定  
揚倣傳猶與無決陳湯傳將卒猶與後漢來歙伏隆傳  
皆作尤卽尤與未決蓋以聲狀意初無一定之字妄解  
獸名有眼縫自未開爾

醞藉

漢書匡張孔馬傳贊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  
醞謂醇藉謂厚言不露丰稜也後人用醞藉二字本此

如元何

漢書揚雄傳今學者有祿利然尙不能明易又如元何言國家設明經之科以利祿懷天下之士然治易者尙苦其義難明孰肯覃精於元

自占

史記平準書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索隱引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少爲文簿送之官也音之贍反詳此言官欲算商因無市籍可稽賈居貨故有市籍商行販故無市籍故令其自度貨物之直

口陳於官而算之郭本解占卜之占謂術者自隱度其

義府

卷下

三

卦象以言禍福索隱引之以釋此占字是矣何復臆說爲文簿送之官不知本言以意自度故曰隱度蓋對官口陳如此故謂之自占若爲文簿送官豈得云自隱度哉又音以之贍反益與本義相矛盾矣漢書陳遵傳遵憑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謂遵不自書以辭口授書吏用口占字隱度之意益明

主計

史記張丞相列傳還爲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爲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

領主郡國上計者時止立一相不欲分何權故爲計相之名以別之若更以列侯爲主計則並計相之名亦除去蓋有職事而無官位故曰以列侯居相府其實用蒼佐何而蒼於何爲先進又不可爲何之佐此高祖權宜用人之法如淳司馬貞皆以主計爲官名全失本文之意矣

### 少學大學

漢書食貨志八歲入小學云云十五入大學云云其有秀異者移鄉學句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句於少

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太學命曰造士

義府

卷下

美

云云按鄉學庠序之總名也國學少學之異名也對鄉學而言則曰國學對太學而言則曰少學所謂小學大學又與少學大學不同由此而後入鄉學則特家塾之名爾

### 錢制

漢書食貨志叙太公園法云錢園函方函舌也上園而下長其長處於舌故曰函方孟康注外園內方非叙周景王錢制

云肉好皆有周郭此則外園內方之形肉謂質好謂孔

古好音如吼

周郭謂邊道也韋昭注非

五穀不爲多

又云奸錢日多五穀不爲多言不禁私鑄則奸錢且多於五穀也師古注非

諸賈人

又云諸賈人未作貫貸賣史記無此字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按末作造作諸器物以賣者貫貸貸錢以取息者賣買居邑即坐賈商以取利即行商貯積諸物如今之囤戶

生分

漢書地理志薄恩禮好生分分去聲生分乖戾之意謂心曲有彼此分界也今俗語猶如此舊注未是後云民

義府

卷下

三

以貪遴名爭訟生分爲失其義一同若如舊注則不可通矣

賦

漢書藝文志不歌而誦謂之賦言不可被之聲音但可諷誦而已此所以雖出古詩之流而實與詩異派也

沈沈

史記陳涉世家夥願涉之爲王沈沈者沈讀爲潭潭潭尊嚴之意夥願甚辭也意謂涉與我故等夸爾今其爲王何太尊嚴之甚

守尙書令丞非

史記三王世家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臣非下御史書到言按上言御史臣光守尚書令是光以御史行尚書令事故此奏狀但言御史臣光則知守尚書令卽此人而守尚書令丞則非也漢制凡守之貳謂之守丞陳勝傳字令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令之貳謂之令丞此守尚書令丞卽臣非一人官銜索隱以尚書令另讀而謂史闕其名誤

### 施易

史記衛綰傳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施讀爲贈施之施詩政反言平易相贈唯劍爲易何獨能留至今如淳司馬貞小顏音移音亦之解並非

### 義府

### 卷下

三

### 生平毀程不識

史記魏其武安列傳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平毀程不識不值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言我目中素無程不識今爾值我爲壽乃與程耳語而不顧我是知有程不知有我矣口中雖罵賢意中兼罵程不識故田蚡云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此語極隱隱帶刺時李廣爲未央衛尉程不識爲長樂衛尉未央官乃衛天子長樂官乃衛太后意言投鼠忌器已屬太后肺腑辱程卽如辱太后及辱已夫目中無太后固不足言若程李同官類

傷狐兔則辱程亦如辱李辱李亦如辱天子矣此語巧極惡極蓋不但挑程之怒且挑李之怒且挑在坐諸人之怒矣故夫直云今日斬頭陷匈何知程李乎言今日犯我者必與併命何知程李此語蓋已直著蚡身上故蚡遂怒云此吾驕灌夫罪言前按灌夫不竟益長其驕此已之罪爾此段寫當時兩人口角漸鬪漸緊千載如

生注俱不詳

### 仰視天俯畫地

史記同武安言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

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言不如彼即如此辟倪

義府

卷下

无

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俯仰二句道其謀畫時形狀而不詳其所言何事故曰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辟倪兩句言伺候兩宮一有不諱卽欲乘此生變蓋兩人無他罪止好結賓客一事遂巧砌成辭明斥其有逆謀而其辭若含若露若無風又若有影真以莫須有殺人尤巧極惡極

### 令人不省死

漢書霍光傳霍禹云令人不省死甚言不知上所以盡外我家之故

### 死公

季漢書禰衡傳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  
死公者嘗言之辭云等道言爾所云是何言蓋詰其所  
訶口角千載如新

函令

又崔琰傳以函令密訪於外函令言爲教令而函封之  
不欲顯其事也

白堊突面

又徐庶傳爲人報讐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突卽塗語音  
之轉俗語糊塗或作鶻突是也

相分

義府  
又邴原傳當以書相分言以書薦之使相契分也

卷下

傷身

又華佗傳傷身今小產也

霍然

又左慈傳慈入壁中霍然不見霍然猶忽然

適適

三國志注蔣濟傳濟亡兒數見夢於母道爲泰山伍伯  
事母啟濟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適與的同言夢  
中事雖未可信然何的的分明如此

燥濕

三國志駱統傳人人別進問其燥濕燥濕猶寒暄言人  
人以情意相接洽也

逋峻

三國志注趙達傳皇象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  
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

齋貸

史記貨殖傳齋貸子錢齋讀爲質劑之劑津私切周禮  
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  
曰劑卽今所謂合同齋貸子錢謂操券以貸錢也注音  
如字不得其解

義府

卷下

三

白著

通鑑唐肅宗上元中元載爲度支鹽鐵轉運使以江淮  
雖經兵荒其民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  
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爲令督之不問負  
之有無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  
甚者取八九謂之白著按白著謂流民不占戶籍別於  
土著者故謂之白著此舉本以搜括逃亡逋負爲名雖  
著籍不欠租者亦指爲逃亡而取之故謂此等人戶爲  
白著以掩其培克之迹也

中宗

中興之中舊音衆子嘗正其音爲孟仲之仲仲居孟之次有再索之義中

直用切

興猶言再興也又古今帝王謚

中宗者三人殷太戊漢宣帝唐廬陵王是也中字從來並讀如字子閱西嶽華山碑稱宣帝爲仲宗頓悟中宗亦當作直用切蓋太戊修成湯之政商道復興宣帝廢昏而立明廬陵革周而爲唐皆有再興之義故皆號中直用切宗漢碑作仲益直用本字非借仲爲中也洪适隸釋謂帝者廟號而借以他字不恭孰甚此習見經史皆作中宗竟未細釋中字之義爾

義府

卷下

三

承吉按此條人讀之罕有喻者惟歛人喻之何也各方衆與仲無異讀公乃以讀衆音爲誤而特正爲讀仲其說係屬論音而非論義他方之人從何而喻之不知歛音有兩去聲衆與仲用並不一讀若東字之去洞與東亦不一讀東之音如衆洞之音如仲用所以公以仲用相切在歛音則用不能切衆也此非筆墨所能寫出他方口中亦不能讀出無從喻人惟有歛人自喻而如遯鄧字乃亦與洞如一讀磴字則又與凍如一讀其口音在分別不分別之間而實一如無別然如遯鄧已屬兩聲更安能與洞一聲而歛音實如此此正所謂聲有定而音無定者以音乃各方之流轉必不能畫一聲則典型之統系必不可混淆也混淆則聲失而義象皆隨之失矣此兩去聲若云唇齒開合之異乃卽一邑中而各鄉之口讀者又互有此開彼合之不同且卽各方凡所讀同爲一字而彼此唇齒開合進退之互殊者比比皆然又豈獨歛讀兩去聲之如是而已固知唇齒喉舌之說乃不過後世執一方之音所造設非可統以之論聲音又與歛讀西之兩去聲其一是細其一是席習等字與讀錫息爲去入之不同此不得竟以歛音爲誤乃正四聲之周流回轉彼此互殊而古者所以不定四聲之故正由於此夫從來執一方之口舌者聞一與已

相岐之讀輒鄙之爲土音及易觀而又更相笑抑思音正由水土而成文字正由水土之音岐而孳乳然後乃可以極萬事萬物之散殊此之不明而欲以然聲音文字之故未見其能合也凡聲音文字有爲通儒所不能明而往往流傳於婦孺之口者所謂言自性生字從言制夫豈苟焉而已且即如席習等字若云非可去讀何以凡字之去入通讀者古書亦相傳甚多故聲音之道非可執一至歛音有兩去聲歛人具在可共證之非筆墨所能喻也

### 意錢

梁冀傳注引何承天纂文云意錢一曰詭億曰射意曰射數曰持掩皆攤錢也 按此卽今之猜枚曰射曰意曰掩居然可見注引何語以爲攤錢則李賢之誤也

### 豢龍逢

義府

卷下

三

潛夫論云豢龍逢以忠諫桀殺之他書多作關龍逢子乃知關當讀爲豢卽古豢龍氏之後也若不讀潛夫論鮮不以關爲姓以龍逢爲名矣

### 夜晴

韓非子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夜星說苑載其語作夜晴按古文晴字作姓則知韓書乃後人傳寫之譌也

### 雨

國策蘇代云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雨字無義按春秋後語載其事作兩陸佃埤雅亦作兩蚌開謂之

兩且與蚌叶韻

僕緣

莊子人間世適有蚤虫僕緣按僕當作蟬子六切傳寫之

譌或古字通用蟬蟲集貌與本意相合諸注並非

央瀆

荀子入其央瀆注中瀆也今人家出水溝按左傳襄二

規偃於建切豬注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方以

智通雅以為卽今之陽溝是也愚繹其名央當卽讀偃

舜妃女英大戴記作女偃英偃一聲之轉其音可見瀆當讀爲

寶左傳襄三晨自墓門之瀆入注音豆又偃豬當有二

義府

卷下

焉

義本文書土田度山豬爲木所停偃乃其出水處今之暗溝

後漢董卓傳潛從隔注與下同下過軍謂之潛可知爲暗度

而所謂入其央瀆與自墓門之瀆入語益顯矣偃古偃字偃則

借用字

承古按英偃非一聲不能相通或相傳兩名不同耳然大戴記帝繫一篇正承古文說中所指爲僞作者

公琴

水經江楚人謂冢爲琴六安縣都陂中有大塚民曰公

琴此阜陶冢也按冢之爲鄭琴卽鄭初聲亦如詩風之爲分

溲其以風叶中之爲簪也又山海經百穀自生冬夏播

實獲我心琴此又以琴爲種冢種一聲也

小通

韓詩外傳男八歲而齠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歲而齠十四而精化小通凡言後竅為大前竅為小小通謂其精通於前可以為人道也水經注摘其臯厭水虎之勢可為媚藥可以小使使字則本左傳昭二季奴云公若欲使余

甯越

呂氏春秋甯戚叩角而疾商歌齊桓公任之以政淮南子作甯越乃知戚當作戊蓋戊即古鉞字以音相近故借用越戚字則後人傳寫之譌也

茹瓮

義府

卷下

三

齊民要術造酒法云十月初凍尚煖未須茹瓮十一月十二月須黍穰茹之按茹者以物擁覆取煖之名字書茹字無此義禮樂記煦嫗覆育萬物注以氣曰煦以體曰嫗當用此嫗字

承古按此正各條所云凡同聲之字皆同義故茹之義即是嫗古不必定書嫗

樓羅

梁元帝風人辭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又五代史南漢劉鋹謂李業曰君可謂樓羅兒矣樓羅似言僂利意又清異錄劉鋹令宮人鬪花角勝負於殿中宦士抱關出入皆拽懷袖置樓羅歷以驗姓名又唐人酒令舉俗語云

欺客打婦不當樓羅猶俗云不當要也又鄭棨詩一朝白雨下

無鈍無樓羅此喻賢愚同盡之意以鈍與婁羅為對其義益顯

### 蘆之碻

吳越春秋漁父歌日月昭乎寢已馳與子期乎蘆之

漪按越絕書馳作施音代下乎作甫漪作碻施日斜也

碻曲岸也二字義較確甫當讀夫音扶

### 解愠阜財

家語南風歌愠讀為蘊蘊烝暑氣也南風長養萬物故

曰阜財

### 火滅修容

義府

卷下

美

大戴記武王帶銘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按禮月

令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灾火滅修容語

與此同蓋聖人節欲保身之旨以銘於帶欲解帶時知

傲也閱詩歸讀註此語可為一據

### 肉飛

詩紀柞都藝歌昌樂肉飛屈申悉備昌倡古字通用肉

飛狀舞者之態也晉人竹不如肉以肉字說歌此以肉

字說舞並屬奇情

### 兒母

古樂府東門行云拔劍出門去兒母牽衣啼蓋難正言

其妻故曰兒母此與公羊傳哀六年常之母有魚菽之祭  
稱謂正同俗本作兒女非

組

豔歌行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古謂補綻為綻賴得賢主人

覽取為吾組按組字當作糸旁且乃古綻字古詩不嫌

重押由傳寫者二字古今互出復譌而為組義遂不明

曲

曲字初聲乃匡字曲簿卽蠶匡斗下六星曰文匡宮後  
人謂之文曲星此二字聲義相通之證又以曲調為腔

調腔匡音同

義府

卷下

七

承吉按曲與簿一聲不與腔匡一聲腔與匡亦不一  
聲公所以謂腔與匡音同者吾歛腔匡昌三字皆一讀  
無異不知腔與匡音及曲皆不能聲轉簿者曲之聲  
匡與昌直象之聲腔者空之聲卽通三聲為典要而後可謂  
然不同故凡字必以曲直通三聲而亦非聲轉且雖口  
之聲轉非是則雖似轉聲之字而亦非聲轉且雖口  
讀相同之字而實非同聲者多矣此不可不究別者  
匡與昌一聲文匡乃卽文昌與曲字並非聲轉腔聲  
與曲更遠正未可以腔曲貌似聲轉卽是一曲試觀卽  
辭調等字乃皆是曲聲故謳歌辭調卽是一曲試觀卽  
如公以嘯誰與執一聲則謳歌一與曲一聲可見觀  
歌部如列皮聲靡聲之諸字與歌一與曲一聲可見觀  
聲則歌之與執曲一聲可見觀蕭之為肅聲沃之為  
天聲則調之與執曲一聲可見觀蕭之為肅聲沃之為  
在皆通故如支歌麻尤等屬部皆曲聲而匡腔不與  
也歛音昌匡腔皆一讀卽他方讀腔亦如陽部之聲  
此正如前解衆仲一條中所云歛讀遜鄧亦如洞者  
乃音也而非聲之典要不得遂以為同聲江聲本不  
通陽江陽皆不通屋沃故腔匡曲三字不能聲轉然  
此條正以不通聲轉愈見公能獨開奧蓋文昌之

匡正是曲薄惟聲義象曲直不同公以聲尋義就見  
曲字精微聲雖待濬義已貫通從來先儒所未睹也

### 窮袴

晉無名氏樂辭愛惜加窮袴防閑託守宮窮袴字出漢

書上官后傳師古注今之緝稽袴據此則古婦人窮袴

守宮皆防閑之具惟其愛惜故加防閑也此分裝對法又云

今日牛羊上丘隴當年近前面發紅蓋女子幼時情事

尙帶羞澀至盛年則不復然譬之丘隴牛羊所便其進

前惟恐不速矣以其爲上隴之牛羊此窮袴守宮之所

不能已也

### 偻傴

義府

卷下

彙

偻力主切傴於主切俯身向前也此背曲之病莊子列御寇

篇作痾偻又字書偻郎豆切佻苦候切當卽一義訓短醜貌未晰又

左傳昭二臧會竊其寶龜偻旅句此亦以其形名之注

臆語又史記滑稽傳甌窶滿篝汚蛙邪卽甌滿車汚

邪下地則甌窶爲高地可知此亦以其形名之據莊子

之痾偻則偻傴鉅偻呂佻鉅甌鉅窶呂皆當作

此音以語有倒易字有通借諸書味其義遂異其音通人閱此自當了然

承吉按觀此條則承吉所明包乎曲字之聲義凡所累多言皆不啻自公發之夫偻傴二字原是猶言包

乎滿盧果羸其形爲曲而公固以曲解之矣且云以其形名之是不啻謂二字卽曲之義象也云佻句甌窶皆當作此音是不啻謂二字之聲出於義象而卽是曲聲也云字有通借是謂卽甌窶亦猶言偻傴是

卽無異於謂猶言包乎蒲盧果贏也云語有例易則承吉所謂後世見爲疊韻之字乃古人之重文累義其字可顛可倒可分可合故云僂僂亦可卽云僂僂亦可卽專言僂僂專言僂亦可卽云僂僂或句或尙亦可若包乎等字乃正如是卽如栝樓以及如莊子之聚僂僂亦正如是卽一切僂字無不如是諸字皆以聲累義而不啻一字並非必合兩字謂之疊韻而後成文義者是公亦旣已言之其所云胡易之語則如盧蒲之氏原卽蒲盧盧胡之笑原卽胡借之字則易無異故僂僂之稱原卽果贏其所以通借之字則如揆之重文爲抱一字象中已具包乎裸之從聲爲果一字音中已兼果贏遑論通借無窮故卽保蟲之目原亦包乎而果贏也釋公此條之語是公雖未揭出包乎曲字之綱領而不啻旣已明之公云諸書味其義遂失其音學之所涵者大承吉則謂因失其音源適合今者表章公學

### 區區

義府

卷下

三

李陵答蘇武書區區之心竊慕此耳區區少意蓋指此心而言猶云方寸耳繁欽詩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叩叩猶區區此一聲之轉今人自謂曰區區蓋因少義而爲自謙之辭言叩叩恰恰又因少義爲無餘之義又扣除扣算皆無餘義也

承吉按區區原是少義然不明曲之聲義則不知其爲少之所以然夫少者卽說文訓幼之少也幼起於么之小故是少么至於東而始爲財見故是少其少者乃少於么至微之小之曲界界卽是區區卽是畫觀承吉怨字說中之解念字者自明是故區區猶作曲也區區之心謂至微之心曲也區之所以爲少者此也要之惟其曲聲然後乃爲少之義象卽少字所以爲曲聲之故亦正以此若不明曲則諸字皆無所以然之可解故承吉謂諸字中必知其字字皆不啻揆一曲字而後微明以其原皆曲聲也公以叩與區

爲音轉此等隔音穿貫乃從來通儒之所未知後此  
惟王氏疏廣雅足以相埒而公實開先之不謀而合  
者惟尙未明乎聲網之主曲所謂引而不發蓋已躍  
如區聲之爲曲卽觀左氏之曲池公羊作歐蛇而可  
見叩聲之如區亦卽觀歐字讀侯部之音而可見歐  
之所以爲刀者區畫之刀卽介畫切字中之刀也猶  
之決之爲殺乃製字之剛決柔以區介畫而正切義  
中之刀也聲通則義象無不在而非明乎曲之聲義  
起於包字中之至微至曲則無從而喻至叩聲之爲  
曲則卽承吉兄字說中所解夫子之言叩氣者亦已  
甚明其實皆證不勝證故必明乎曲爲聲音文字  
之大綱則知一切之同聲者皆其目而無難喻也

### 男紫女青

虞初志載段成式鬼與温庭筠書中有男紫悲黃女青  
懼緣之語按升菴集男青木名見羅浮山記女青亦木  
名見道藏有女青鬼律據此似以樹木憔悴喻人命將

### 義府

### 卷下

### 四

盡之意而男紫不可解豈卽所謂男青乎

本草蒙筮云蛇含草其根

名女青帶之則疾癘不犯主蠱毒而逐邪惡殺鬼魅以辟不祥

### 傻角

西廂劇中紅娘呼張生爲傻角傻沙瓦切解者以爲輕  
慧兒非也觀其口語本以醜輕相調若云輕慧則是美  
辭非醜辭矣予推其意當用酸面醜也音正與傻同

承古按集韻馬部傻字訓云傻侑不仁一曰輕慧貌又魏字訓云醜魏惡也或省作醜

### 醜醜

醜醜二字古所無世說茗苧無所知蓋借用字今俗云  
懵懂卽茗苧之轉也又列子眠姪譁張湛注眠姪不

開通貌詳注義則眠挺當卽讀茗字

欵乃 欵倚亥切 俗作款非

欵乃舟人節歌聲本有聲而無字詩家因取字音相近者書之如元結柳宗元作欵乃劉言史則作暖迺劉蛻則作靄迺是也自山谷誤讀柳集注以欵乃作襖靄音今人悉踵其譌不知柳注云一本作襖靄者此特指欵字而言謂此字亦作襖亦作靄正明借字寓聲故無一定之字豈以襖靄音欵乃哉

見詭

呂氏春秋知接篇暝者目無由接也無由接而言見詭

義府

卷下

望

本註詭讀誣妄之誣篇海虛光呼晃二切夢言也 按此卽古之詭字虛言曰詭切呼光 此言盲者目不見物常疑人言爲虛故曰見詭高

誘卽讀爲誣亦太從便矣

盧牟

淮南要略原道者盧牟六合混沌萬物注盧牟猶規模也此依侏億度之辭按盧牟皆六博采名博齒分黑白二色黑曰盧黑而刻犢於上曰牟此假物爲詞卽混沌之意蓋溯道於未有天地之始初無朕兆可見故云云下文象太乙之容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意蓋明矣

承吉按盧牟正猶統言蒲盧卽猶言苞符也觀公所舉溯道於未有天地之始既見其精而六博采名則是其粗正所謂文字天人並明道至微至隱之精義兆可見云云乃卽聖人所以明道之網緼故盧牟亦卽是太乙卽易之太極窈冥卽易之網緼故盧牟亦卽是包孚之聲之統象乃後世不明文字之聲義而徒揣之以跡則如老莊淮南等書中精義之合於聖道者輒一槩屏之非天地不知諸子與聖人其流雖判然各別而其所以明天地萬物之原始者則同故其文字亦同若槩屏之則是胸中先視其文字而文字何以爲一切聲義之證明蓋其書文辭可黜而文字不可黜也高誘以規模訓盧牟其規模二字雖亦通於包孚而義象隔膜且此聲誘亦本無從知其訓顯然臆測公據淮南本文正誘之誤雖未通聲而精義已具可見義見則其聲亦就可通矣

### 蕉鹿

列子周穆王藏諸隍中覆之以蕉蕉樵古字通用取薪

### 義府

### 卷下

### 望

曰樵謂覆之以薪也莊子人間世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字與此同謂死人骨如積薪也今以蕉字爲芭蕉用而相如子虛賦但作巴且

承吉按此正凡字主於聲網而不拘偏旁之目故蕉樵樵顛等字古多通用凡諸聲者見一字卽了徹一字不待考而後喻所以學者不可不知聲網且不必形跡皆蕉但此蕭着篠嘯等屬部之字皆網網義必遞進之一綱也若更明乎曲聲則知卽芭蕉巴且亦猶言包孚蒲盧果菰耳是故曲能不遺萬物而諸部多通則曲尤綱中之綱夫豈謂包孚二字卽可以當芭蕉巴且然其字之聲義實通包孚則卽是包孚之萬物中分出一物之目所以凡指一事一物皆謂之名目試思不有網何由有目而從來未有求網者孔聲音之扞格而文字之遷流也且如說文玉部引孔子曰美哉璠璵一則理勝二則孚勝乃物物皆取象包孚之精義聖人就一物立言明道所以砲卽是璠猶之罨卽是罽施卽是桴之類乎尹旁達所以言由

中達外卽玉之心通而口通萬物一也此之謂合外內之道無非物物由至中之心而達外以成生生之易之道孚以明其內包以明其外其實內外一也故包孚一也曲能有誠以明其內形著明動變化以明其外天人並明精粗共見曲之謂矣要必逐聲逐字考之諸經證之傳注明乎聲通義通在在皆無不合而後乃喻其信然非可牽臆空談以爲卽巴且之聲亦復如是然若一物不如是又何以爲曲成不遺繫辭之曲字乃實如是解而無乎不解並非可以漫然讀過而遂以爲解之者也

### 指奏

淮南子齊俗訓云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又要略云指奏卷異各有爲語指奏卽指趣古音近通用

### 鴈鼎

韓非子云齊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曰鴈也魯曰真也

### 義府

### 卷下

### 望

鴈當讀爲僞古字音近而借用也古爲讀如訛詩我生之初尙

無爲叶尙寐無訛

又古之所謂鴈卽今之所謂鷺疑古鴈正作

鷺音則鴈僞之聲可通轉矣

承古按韻書元寒歌麻等屬部亦皆曲聲相通知鴈與訛鵝一聲則知卵與果贏一聲矣知果贏與包孚一聲則知卵亦一聲所以孚卽是卵矣凡義象之合者皆聲也若非聲通乎何自而爲卵惟卵聲之卽乎而卽果所以左傳之州蒲卽滿矣釋草之符籛卽莞矣所以可聲之符字卽幹矣果聲之禪字卽灌矣所以椀卽椀矣需卽奭矣夔卽婆矣鱣卽鼈矣集韻以卵字入於果部而讀羸精之至也以澆汙入於過部爲同字又以踈跪爲同字而皆爲鳥臥切精之至也鳥臥切者正公此條訛鵝之聲也宛者正公此條鴈之聲也委者正公此條爲之聲也而集韻皆通爲一讀則舉此二文而公此條已明卽觀公此條而集韻之精益見矣且觀澆汙之爲一字則卽卵孚猶一字也觀踈跪之爲一字則卽委宛猶一字也夫豈眞爲

一字其各字者萬事萬物不得不爲其目其如一字者聲本乎曲自然實有其綱故卽凡集韻所合重文之字乃皆本於諸經及先儒傳注之以聲通義者而採輯類之非必遂爲同字然亦不得謂其以爲同字者之非也公此條至謂鴈與爲說皆一聲夫豈他儒之所能道故就以助證之

阡陌

晉帖不審謂粗得阡陌否猶言得其梗概也

支牀有龜

庾子山小園賦坐帳無鶴支牀有龜出史記龜策傳云南方老人以龜支牀行二十年老人死而龜猶活

舜梧堯柳

四六中有舜梧堯柳之語言其土地之廣遠也梧謂蒼義府

卷下

器

梧舜巡守所至柳字頗僻堯典宅西曰昧谷禮記鄭注引伏生尙書作柳谷舜梧堯柳四字甚奇

池魚林木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楚國亡猿禍延林木今俗多稱此四句不知本侯景反時東魏移梁檄文中語然此語又出淮南子云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憚故澤失火而林憂廣韻池字註乃造池仲魚姓名而引諺云宋初修書諸儒之陋如此何異唐之註文選者以芋爲著毛蘿蔔乎

城門失火禍及池魚出風俗通

踢踞

世說和嶠踢毬不得休方言云妯擾也嵇康絕交書毬之不置注擿嬈也踢毬卽妯擾卽擿嬈

關

關以木橫持門戶也魏侯生隱爲監門卒故自言羸乃夷門抱關者杜甫詩留歡上夜關言鍵戶留客也注者不知或改爲卜夜關陋甚關字出韻王維亦曰應門莫上關應門司闈者也杜應門亦有出韻或謂之當關嵇康書卧喜晚起當關毬之不置

千字文

千字文爲童蒙習熟之書然作者初本集字而成綴屬義府

卷下

聖

匪易其間故實頗衆卽老師宿儒卒然致詢莫辨由來

如金生麗水出韓非子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劍號巨闕見吳越

春秋歐冶子作五劍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日豪曹四曰魚腸五日巨闕甲帳對楹出前

漢書東方朔傳推甲乙之帳右通廣內出三輔黃圖叙建章宮之制云其西則

廣中殿受數萬人左達承明出班固西都賦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故下文云旣集

墳典亦聚羣英也鴈門紫塞出古今注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故稱紫塞鈞巧任

鈞出三國志魏馬鈞巧思絕世事見本傳及莊子任公子投竿東海且且而釣丙

舍傍啟見嵇康難自然好學論云以虛堂爲丙舍鍾繇

帖有墓田丙舍語丙居甲乙之次疑爲小舍之稱雞田

赤城見梁元帝職貢圖贊遐哉鳥穴承矣鷄田又唐書李光進傳

雞田西北塞外地名

化

呂氏春秋云紂剖孕婦欲觀其化化字甚新蓋指腹中未成形之胚胎也按大戴記云男十六然後精通然後其施行女十四然後其化成又淮南子云眾雄而無雌又何化之能造乎義並同此又人死亦謂之化孟子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莊子無恒化腹中之化化無而之有人死之化化有而之無也

承吉按列子天瑞主於言生言化其篇中云純雌其名大醫純雄其名穉蜂思土不思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云云乃即其所以明化者則化原亦並指孕娠而言而承吉就列子語

義府

卷下

異

中乃又有略為附明者夫詩小宛之式穀似之謂似續也若以為象似亦謂其肖象父德非謂肖象父形且更安有造肖他人之形以為已形而己形轉出自他形反以為教誨式穀之比喻者詩辭本明白易解其義謂螟蛉之子為蜾蠃負食而不能為己之似續如以與人之當教誨其子而使之式穀為己之似續如是而已螟蛉蜾蠃不過就物象隨舉為辭穀之訓續生之無忝皆此義其語中絕無以此子為彼子之意乃揚雄因見詩螟蛉蜾蠃而為兩物螟蛉之子為異物之蜾蠃所負而其下句適有我之子之誣說鑿為類肖是幻出螟蛉蜾蠃而類我之子之變形象肖而二字當詩之似遂謂蜾蠃視螟蛉之子變形象肖而成其子以入於其法言之學行篇以此七十子之肖仲尼講張謔謾承吉經說中一一詳明其故茲不暇錄然法言亦但如詩辭圖舉為蜾蠃並未嘗以蜾蠃為蜂也其以為細腰蜂者則又後儒尊雄假列子以附會雄說夫列子之蜂乃蜂之通用蜂者芒也即勢也其文明明以穉蜂對大腰若謂是蠱名一種之蜂何從與大腰對文此極顯而易見而附會雄說者則不知蜂為蜂之通用於是直認蜂為蜂蟲見其純

義府

卷下

罍

雄而無雌也於是漫然徑以揚雄螺贏視類之說屬之因更漫然易列子之稱爲細而牽列子上句之腰強塞一腰字於細字之下而幻出細腰蜂三字之名目轉以下句並無腰字無中生有之細腰對上句之大腰是說也若以爲非出於列子而其出列實顯無可遁乃既出於列子若如其說則列子之文乃直當云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細腰而句中蜂字轉無位置之地然若無雌字則其細腰蜂之說又從何而來支離謬妄要皆揚雄誣說雄之此說益盛行於許鄭之前以致許鄭亦並以信雄通儒奉爲舊說而又詩是不獨誣列子而且誣詩甚矣要由雖許鄭亦未知蒲盧果贏之字爲通行之聲義所以相牽誘傳而亦究不足爲二公之累一皆雄說啓之非承吉於文說之外又故議夫雄也乃以詩人之辭義實不如此解文字之聲義實不如此通列子之蜂字實不如此此誤認其辭句實不得如此割裂混牽而且如法言之文則七十子之於夫子更不得如此荒唐譬喻一皆明於經說若詩之螺贏承吉以詩人之文義文字之聲義諸書之訓義合之又證以目之親見實乃

是蝸贏耳惟蝸贏是以爲負毛傳訓負爲持以原未知螺贏之爲蝸贏然祝類之說則毛所不及知夫欲知螺贏之爲蝸贏其贏字無庸明矣若螺之即蝸即觀釋蟲釋文云果本作螺一作蝸遂已顯然灼見何況聲通乃在在皆可證可明然即諸儒知爾雅果之即蝸者亦不能通其說於詩之螺贏則以但執一文之形跡而從來未知文字聲義之所以然也且如蜂之即鋒若釋名云鋒若蠶刺之毒利漢書注云蠶與蜂同後漢書注云鋒字或作蜂可見諸儒亦非無知蜂爲鋒之通用者無如不窺周知一切之聲義以貫串諸書之文字以致螟蛉類我之誣說莫之或正則以必通諸書而後一書可讀是固非聲不能明矣此條由化字而舉及列子之言化夫細縵嫖精者化之常純雌純雄之自然者化之變即物類彼此相化亦出於氣機之自然有何祝類况既禮豈有生機何若注者之反說類我其誰聞聽恐盡人亦無此異聰若揚雄乃正假一化字附會詩之教誨以幻牽爲教誨相遭而異姓亦可父子者統於經說中明之然詩非可誣也適因公此條言化附著其略如此

二言

劉勰文心雕龍云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

事見吳越

春秋未必果黃帝時詩

此言未知詩理蓋斷竹續竹飛上逐空必

四言成句語脈緊聲情始切若讀作二言其聲擘緩而

不激揚恐非歌旨若昔人讀黃絹幼婦外孫壘曰成二

言四句此實妙解文章之味又古文八字用四韻者老

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韓非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是也

古諺二字中藏韻者國語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列女

傳力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見國卿是也又有一句中

自叶韻者後漢諺云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是

義府

卷下

哭

也載考古有一言爲韻者管子云宮如牛鳴窻中商如

離羣羊角如一登木微如負猪豕覺而駭羽如馬鳴野

及武王硯銘云石墨相著而黑此則前人未之言也

波瀾

杜甫贈鄭諫議詩波瀾獨老成又劍器行序云旣辨其

由來知波瀾莫二今人喜用波瀾老成字而不知所謂

波瀾者何義按波瀾卽淵源也謂鄭詩獨有前輩淵源

李無淵源公孫竟似一人也唐諱淵字故以波瀾易之

承古按波瀾是狀其氣勢如七發形容之濤似非淵源

謬移

諺陳知切別也張衡東京賦諺門曲榭謂別門也籒切

樓閣邊小屋與樓閣相連者又移中監漢官名蘇武嘗

爲之延知切子按此數字當卽一音延知切一義蓋是樓閣邊

小屋以門言則曰諺門指其處言則曰移中第諸書用

字各異故不知合爲一字耳又延知切冰室門諸書多

以此訓混入諺字非

### 庸廋

集韻庸廋奔模同都二切屋不平也詳音訓庸廋猶坡陀山勢

凌遲曰坡陀屋勢凌遲曰庸廋有轉聲而無異義也屋

庸廋則其形峭麗故人之有風儀者曰爲庸峭魏收云

義府

卷下

巽

庸峭難爲是也後通用波俏字或單云俏俏或又借樵

七肖反唐朱隋侯李逃爾朱九三人並姿相少媚廣州人

謂之三樵

承吉按韻書如虞齊蕭歌等屬部皆一曲聲相通所以如是承吉曩著經說多以經傳證明曲之聲義及讀公書各條已滿紙皆躍如欲發

### 少女風

今人詩文相承用少女風此出管輅傳兌爲少女位西

方此謂風從西來耳近閱典籍便覽少女風注將雨初

來微風也又少男風注將雨至急風也考輅傳輅言樹

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

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有良風鳴鳥云云少男爲良則  
少女爲兌可知而便覽所注如此其陋甚矣

將無同

世說新語王夷甫問阮宣子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  
無同將無者然而未遽然之辭謝太傅云將無歸晉人  
語度舒緩類如此後人妄意生解總由不悉當時口語  
耳

茗柯

世說劉尹茗柯有實理注柯一作打又作打子謂此種  
語言當卽襄陽人歌山簡之茗芋茗芋卽酩酊後轉聲  
義府  
爲懵懂皆一義此云茗芋有實理言當其醉中亦無妄  
語恨傳寫訛誤其義遂晦近時一名公乃以茗柯爲號  
想定讀如字二字有何深趣而貽識者以不學譏之耶

卷下

五

名命

世說天生劉伶以酒爲名古名命二字通用謂以酒爲  
命也孟子其間必有名世者漢楚元王傳作命世此二  
字通用之證

傾仄

水經注渭水下云崩巒傾返疑是傾仄仄誤爲反反又  
誤爲返耳

摻搗

禰衡為漁陽摻搗鼓字書摻七勘切引禰衡事又所斬切擘也引鄭風摻執子之袂擘魯取切撮持也說者謂摻為三搗鼓兩手弄三杖且弄且擊故字或作參七紺反俗謂三棒鼓兩頭撈蓋出於此詳且弄且擊之狀正與撮持訓合則摻字當音七勘切為正

六鼇

巨鼇戴山事出列子字書皆以鼇為大鼇據本書云一鈞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然則鼇者龜也非鼈之大也

義府

卷下

至

九德

莊周引聲歌古今樂錄云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吸精神以養九德九德字出虞書管子三國志管寧傳注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又郭璞山海經圖贊云九德之氣是生長乘莊之九德似指四象五行人身中亦有四象五行故曰天地之道云云

金石錄趙明誠

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 趙氏云蔡邕傳注引先賢行狀典字子度而延篤傳注又作季度今此碑乃云字伯井當以碑為正 詳其名典則字宜從法度之義按度

字古文有作廡者此井字似因此而訛趙但知以碑正史不知此字又賴史以正碑也

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 諸闕銘見於錄者必二蓋立二柱以表兆域禁樵牧之意此闕造於永平時東漢諸碑無先於此者其上但分題所歷之官未嘗著文字如武陽功曹王稚子武氏諸闕皆然武闕但有附叙宣張數語蓋惜其蚤夭而附著之後來踵事增華因立碑石以紀述功德則遂以碑代闕矣又益州太守高頤則既有闕又有碑此其制益侈總之本非國家有定制故也

義府

卷下

至

韓明府孔子廟碑

爵鹿祖

祖豆

遵遵

枳枳禁壺

壺

趙氏云據字書枳木皮可爲索壺陳樂也亦非器名皆不可曉壺字洪氏以上下文叶韻知爲壺字而枳音亦止據本訓木皮可以爲索予按此數句皆說禮一字一物無緣贅此一字攷韻會斯義引方言祖机蜀漢之郊曰枳此枳字必是枳字非筆誤則借用耳

承吉按壺當卽陳樂立而上見之壺

四皓神位刻石

四皓之園公此石作圜公洪引圜稱

陳留耆舊傳自序云圜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爲司徒至稱十一世此刻有圜公神座及神胙几則

圈公蓋有所據趙亦引圈稱自序圈公之後云云得四  
皓刻石知稱所述非臆說但謂圈公爲秦博士及後拜  
司徒者疑無所據是二君並引稱序以證此刻又因此

刻而益信稱序也予謂博士詩徒之說誠屬妄誕趙初疑其妄誕後得此石而信蓋因圈姓極爲希僻而圈字形聲並近遂冒  
認四皓爲鼻祖妄稱公爵以爲門祚光豈知卽此二字

自顯其逗漏耶又王劭陳留志以爲園公姓唐名秉字  
宣明四皓各有姓名劭與稱同述陳留郡人物不應兩相抵牾

如此按史記索隱謂諸人姓名乃王劭據諸家世譜爲  
說予因悟必六朝人崇尚譜牒妄引古人以自重爾夫

義府  
卷下  
壘

園公之爲園也唐氏且竊祖之矣况形聲相近之圈又  
何足怪故予斷此石刻亦卽圈氏所僞造意在欺後世

以售其妄今趙氏亦云驗其字畫是東漢時書益自信  
其說不謬

蘇釋  
洪適

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洪氏未盡釋者摘釋於下後倣此赤精之曹

爲漢始別漢自以劉姓爲堯後而又推本於赤帝以  
赤帝爲始祖而堯爲別祖故曰赤精之曹爲漢始別

陵氣炎焜炎字當是烟字烟焜與氤氲同古文烟作  
𤇀乾川見徵漢碑多以川爲乾坤字無作坤者易

曰坤者順也順諧川聲而川又諧紉馴諸字疑古坤字  
作川音假借用之 闕極道之要妙 篆文妙作鈔本

訓精微之意易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老子常無

欲以觀其妙又元之又元眾妙之門正得本訓後遂以

妙為美好之稱張衡西京賦妙材聘技曹植七啟才人  
妙技繁欽上太子牋天壤所生誠有自

然之妙用故隸字變而從女 石闕榻二竺口昭配帝 設

二石竺以堯配赤帝也 關綜雅莚通洞運度 雅莚

謂六經運度謂七緯攷緯書之名易有乾坤鑿度書有

運期授詩有推度災春秋有運斗樞東漢好尚識緯故

其言如此 為黎元來福及首段乃招真祥萬疑是  
福字

義府 卷下 蓄

是來 二來並疑是求字傳寫之誤首段數語用韻來

字上叶休下叶秋其為求字無疑 本繼於姪姪相上

譯居 昧疑是  
末字紀祖禮所出 乃即引字偏旁互易

承吉按今隸釋本雅莚字誤作目旁之睢隸辨引韓  
勅碑云雅字碑復變牙作耳與從耳之字無別今按

韓碑陰正作睢則唯乃傳寫之誤此據實書作雅仍  
之又按來字與休秋正是一聲一韻即觀詩采薇

杖杜南有嘉魚來與休秋又同韻以及十月之  
交萊謀同韻可見則來字當非求字之誤

帝堯碑 宜崇祖濯 祖字疑是祇字祇濯猶齋沐也

王子喬碑祇濯之敬肅如也或誤作祠濯蔡中郎集遂

改為祇懼之敬語意殊為重複 報

承吉按隸釋作祝明係祇  
字不作祖公所見本蓋異

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 汁叶光之精大帝所挺承做

遭衰黑不代倉 此碑多主緯書立說黑帝名叶光紀

以孔子為黑帝之精周為木德孔子生植衰做之運水

木不相代故不有天下但能作經以垂後而已 獲麟

畝疑輒作 到官行秋饗飲酒畔泮宮畢復禮孔子宅

拜謁神聖 復禮之日闕而不祀 又饗孔廟後碑亦

云春秋復禮無公出享獻之蔑薦 此因秋饗禮畢謁

孔子舊宅而無其祀故奏尚書乞舉公祀但不知何以

謂之復禮恐是孔廟既有衰成侯四時之祀而此復行

春秋饗禮而祀之故謂之復禮但因王莽之亂其制寢

義府 卷下 堊

失空存其名耳 不能闡弘宏德政恢崇壹變 此用

魯一變至於道之語

承吉按隸釋畝作明是趣  
字此作畝云疑輒字未審

樊毅修舉嶽碑 罔窄自古泰山邠邠邑邑由猶哀

此勤民獨不賴福乃上復十里內工商農賦克厭帝心

嘉瑞仍禽風雨應時 洪氏謂此碑多誇如復十里內

工商農賦夫以祠祭勞民養牲費橐為農乞復祖算可

也工商何與焉 按奏復田租口算碑內有役費及調

發等字則不第有費而且有役工商無田租而有口算

安得謂此事無與 又云上奏復賦克厭帝心則知己

從其請所謂帝者蓋指西方白帝讀上下文自見洪誤

以為當時人主謬甚 泰氣靡吞疑是害字 汜汜

孫叔敖碑 霍堅禹稷謂庭堅禹稷庭堅即臯陶也

矣疑矢字 紉疑絃字 衛節高義衛節狗字 暗暝 跋即義

皇帝代 孝龜龜 吉辰

承吉按今隸釋禹稷作稷後社稷乃作稷然字體乖謬今人訂文字輒引漢碑為據其或是或否自須胸

中有學分別觀之

唐公房碑 從為御史聶韶即轡 車被鞞 具 轡車

太守所乘車鞞車駕具也 癘蠱不遐遐 去其螟蟻數

句皆言唐公靈響福蔭一鄉之意詩不瑕有害言無害

義府 卷下 莫

也此言癘蠱不為災而用詩語又以遐為瑕甚不易解

滑濟

無極山碑 復使高遷俱詣太常為無極山神索灋食

比三公山 法食於法得食也即祭法所謂社稷山川

之神有功烈於民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者但

出自巫言故俚 粵叅 楚疑危字 凸曲 林與茂通

遲遲 增益吏役恭供 君下職 下謂神降其身而使

之傳言增役以供此職即巫者也前言神即使高傳言

云云蓋高即其人 泉泉字疑筆誤 多子孫

承古按隸釋作泉多正是泉字不作泉或公所見本異

白石神君碑

抱抱字疑

損

相縣謂國相及縣令也

承吉按抱損謂自抱  
貶損似非抱字之誤

廣漢長王君治石路碑

功夫九百餘日

功夫卽今

俗所謂工夫不知漢人已有此語

桂陽周府君功勳銘

睦睦睦睦

不相知

銘中又云

睦老唱兮臚人歌

睦臚卽睦臚然字書無睦字郭璞

江賦舳舻相屬注舳船後持舵處臚船頭刺棹處此文

亦似言舟行失利前後不相知而舳與舳形聲並遠無

緣假借

哀向

疑舟

人因厄

嘔倚卽嘔崎

硯溢

卽相如賦之浪磔

義府

卷下

瑟

承吉按隸釋作臚睦其字可分可合可顛可倒卽鹿  
盧耳若通言之乃包字曲聲所指物象之又一目卽  
原是蒲盧果贏之聲義臚卽盧而睦卽贏主聲音而  
不主字之形跡要必四聲流轉而後贏睦之同音可  
喻公以睦臚卽睦臚不拘偏旁正見其精惟睦與舳  
正是屋沃部切近之曲聲而公乃云形聲並遠無從  
假借則似與他條所見稍異以形而言則文字主聲  
而不主跡以聲而言則屋沃部之音視他部曲聲尤  
近若舳與舳音讀之不同者乃爲燭矣足聲之字乃爲  
如屋沃部蜀聲之字而音乃爲燭矣足聲之字乃爲  
促矣谷聲之字乃爲俗矣叔聲之字乃爲督矣非相  
遠也何況遠至由聲之字而且爲軸舳矣可見舳與  
舳之聲未爲相遠而公乃云然者則以曲聲之故從  
來未揭且歛之讀曲爲入聲而讀睦舳等字則是去  
聲所以此聲若有間隔亦非歛人不知舳舳爲屋沃  
之聲也乃其口讀自然如是若以歛音爲可異則如  
北方尙且並無入聲如與睦同音之緣祿六三字北  
人乃岐讀爲慮路溜之三音又何以說故曰音無定  
而聲則有定聲之所以有定者卽如北人任讀爲慮  
路溜而三字要終歸於一聲之典型且卽就此三字

之北讀乃正藉可以喻虞虞遇及尤有宥屬部與屋  
沃相通之故亦卽可喻集韻以曲字入於遇部正與  
慮路一聲者之至精若六之讀溜則正前所明曲卽  
邱歐等字之聲之謂矣故諸韻部之聲通乃出於天  
地之自然卽如慮路溜三音之北讀而正合於一曲  
聲之通者非人爲也管子以五音六律起於五土之  
民之口語則所謂言自性生字從言制聖人主之以  
制文字而明道正繫乎五方之音之圓轉而一以聲  
統之要之凡字操乎聲音則形跡易喻就如艘字雖  
字書無有亦可恍然而明若字書原有而今遺亦不  
啻雖無而有矣此以言乎不拘若字之形跡並不論乎  
口讀而一以聲義之神明統之者至若以口讀論之  
則古者旋流留之音皆如由諸書可以互見是留聲  
之溜卽由聲之舳矣而讀溜之六卽是陸則是幸聲  
之陸艘亦卽由聲之舳矣且如舳與軸皆由聲之字  
而口讀不同去入亦別者乃口舌之參差所成統以  
聲則殊不足辨故艘舳猶若難喻而溜軸則更易明  
然則艘舳正可通矣然此猶音讀之形跡凡一聲之形  
跡亦可以不求以口音無定而惟定於聲聲定則音

義府

卷下

五

可隨方而定夫是以爲中角中商等五土之音矣承  
吉昔作詩云古者無定音而音實有定者斯之謂也  
稟長蔡湛頌 七典卽七經漢人以論語孝經與五經  
而七

梁相孔耽神祠碑

枿析離離

慈仁質桷

與愨通

故鞿

舞魂構魂構卽神祠也

承吉按隸釋作故  
舞或公所見本異

漢成陽令唐扶頌 夸粵搗搗 洪音布戶不順理也

予謂卽跋扈耳

承吉按隸釋  
作夷粵搗搗

石門頌 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

定帝位以漢詆焉 歐陽公集古錄謂詆字未詳愚意詆字其旁疑從氏詆或卽諡字謂高祖由子午道入秦以其興於漢中故遂定有天下之號曰漢諡猶號也

承吉按詆之有點無點不過書寫時之隨筆今隸釋乃原無點觀碑辭意乃以詆爲抵之通用謂以漢當代之耳古人使字偏旁多可互用以主聲綱不主形跡而有等字偏旁之義較重又非可槩爲通用通則致混如此詆字原不可以通抵然漢碑涉筆往往故作異體所失甚多固不獨此一字爲然無足致異公以諡字體之雖非碑意要正足以見公明乎字以聲通非歐所見及矣

巴郡太守都亭侯張府君功德叙 此巴郡太守張納

碑首行作此十三字漢碑大抵敘述功德然惟此碑首行有此題目他碑無之他碑類有篆額洪氏釋文必著義府

卷下

堯

之此碑獨不言有篆額意卽識以首行十三字當時碑刻固無一定之制也又漢人勒文字於石通謂之碑而其題目間有不同如益州太守修周公禮殿記則謂之記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又亳州苦縣老子銘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郟令景君闕銘則謂之銘司隸校尉楊君石門頌李翕析里橋鄗閣頌臺長蔡湛頌成陽令唐扶頌則謂之頌謁者景君墓表則謂之表 記者紀其事叙表銘頌皆述其功德然銘頌之先未嘗無叙叙表之末未嘗無銘其體俱不甚相遠

承吉按當時碑刻無定制一語最爲卓識不似作金石例者見一碑輒以爲一例蓋例者一定之謂旣文

無定制何  
例之有

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霜月之靈皇極之日 霜月爲  
九月皇極爲五日人多知之但下句本術家太乙行九  
宮法是日太乙在中宮故曰皇極日也此等用字法實  
六朝文字浮靡之濫觴故歐公集古錄中極口訶之以  
爲東漢文章衰簿其筆力辭氣非出自然如霜月皇極  
是何等語

西嶽峯山碑後云京兆尹勅臨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  
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 歐陽叔弼以爲郭香察所書

洪景伯非之曰東漢無二名郭香察書者察蒞他人之

義府

卷下

卒

書翁蓋勒石本前守袁逢之意而成於後守孫璆是時  
袁已遷爲京兆尹故遣郭察視書碑洪說是也詳此則  
本文必袁所自撰以不在郡故令人檢校恐書者有誤  
爾

司隸楊君石門頌 中遭元二西夷詘殘橋梁斷絕

趙氏洪氏並引後漢鄧騭傳時遭元二之災注元二卽

元元古書字當再讀者卽下爲小二字石鼓銘凡重言  
者皆爲二字明驗也後人不曉遂讀爲元二或同之陽  
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趙謂此碑中遭元  
二云云若讀爲元元則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

書注未必然洪又引孔軌碑云遭元二軼朝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則下文不應又言人民漢注之非明矣顧復引論衡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謂卽元年二年以證鄧

傳所云亦謂元年二年

鄧傳云永初元年夏涼郡畔羌搖蕩西州詔騰將羽林軍五校

士擊之冬徵騰班師迎拜爲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灾人士荒饑盜賊羣起四夸侵畔騰崇節儉罷力役進賢士故天下子詳上下文意亦宜云元二之間始與論衡合復安

今顧云時遭元二之灾則決非元年二年之謂審矣按陽九百六之說洪容齋續筆云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

義府

卷下

空

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疑所謂元二者卽入元之二會當所謂陰九者爾東漢讖緯之說盛行元二之灾正當時常語李賢何故力闢之景伯雖知李賢注謬而曲引論衡亦魯衛之政何不證以乃弟隨筆之說耶 洪氏云司隸校尉楊君厥字孟文水經及歐趙皆謂之楊厥碑蜀中晚出楊淮碑云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南伯邳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始知兩碑皆以厥爲語助此乃後政頌其功德故尊而字之不稱其名又考華陽國志楊君名渙觀此則考訂之詳歐趙不及洪遠矣

李翁析里橋郿閣頌 緣崖鑿石處隱定柱 改解危

殆卽便求隱 隱字古作穩字用杜甫詩安隱高簷事

是也緣崖鑿石所以安橫木而就穩處立柱言初造棧

道之事也改解危殆卽便求隱卽指下文 折里大橋於今乃造又醜

散關之嶮潔從朝陽之平慘減西口口高閣就安甯之石道 數句謂去高就平以求

安穩此改造析里橋及郿閣之事也古卽借隱爲安穩

字歐趙洪皆無說豈當時通曉所謂耶此碑字句多缺

歐錄刪節今可讀然以隸釋較之則於今乃造誤作於

爾乃造 今卽今字歐誤作尔字 醜散關之嶮潔誤作醜散關之嶮

潔 卽涇字嶮潔對下文平慘其語本明 從朝陽之平慘作徒朝陽之平

義府 卷下 空

慘自謂本非刻畫譌謬而莫詳其義疑當時語與今異

又疑漢人用字簡略假借不同蓋歐於鈎索考較之事

本非所長其好收輯碑刻者意欲藉以正史傳之誤蓋

但觀其大意而已探蹟索隱固有所不逮也 衡官掾

下拜仇審 下拜似是地名後又云故吏下拜口口口

子長趙洪皆不釋二字 時衡官口口口仇審字孔信

從史位口口口字漢德爲屯頌故吏下拜口口口子

長書屯頌時石陟南口口口威明 此數行在年月

之後載撰人書人及石陟 卽師字 姓名他碑未有若是之

詳者當時勒石之意本欲附其名以傳後不意姓名恰

當缺處而作頌之漢德書頌之子長尚存其字猶爲不

幸中之幸也

漢書地理志武都郡有下辨道

李翁西狹頌

鏤燒破析

字書鏤此緣切門鈞也一

日治門戶器然此句本言燒鑿山石令爲坦途與本訓

殊遠愚意當是鑽燧鑽字漢碑用字多從假借或以鏤

爲鑽亦未可知

洪趙皆引本文而不說此字

張納碑陰

從掾位

掾屬題名凡七十餘人內有從

掾位四人似是試職而未卽眞之稱郝閣頌後有從史位亦此類也

劉熊碑陰

好學

碑陰載本縣官紳吏士出錢之數

義府

卷下

奎

洪氏云處士之後有好學四十餘人必泮官之後進以處士爲丈人行者按劉君在縣務修教化故碑中有帥厲後學致之靡泮等語好學之目甚新

孫根碑釋文

四王廟

按比干墓在衛州汲縣俗立

三仁像併商紂謂之四王廟以四月四日爲比干誕日

祠具甚盛夫比干廟立三仁像宜矣却攜帶商紂亦得

血食或曰却是商紂攜帶三仁不然父師少師三公爾

非商紂安得並膺王號耶一笑大抵俚俗侗而且愿其

心止知微福不必其所祀之果合祀典與否君臣並祀

且不可況因臣以及其君耶況因比干以及商紂耶鼻

天子之祀唐人毀於道州明人復祠於貴州俚俗之不  
經豈啻一四王廟爲然

謙敏碑 恥與鄰人靡竝拾驅 洪氏云說文靡音剗  
羊相厠也拾音洽劍柙也此句蓋是不與羣奄冠劍並  
驅之意愚謂漢碑用字多隨意假借及贅寫偏傍此恐  
卽以拾爲合靡並言混處合驅言競逐也

童子逢盛碑 據碑言逢童年僅十二歲在古爲下場  
而爲之立碑季世之做極矣考蔡中郎集亦有二碑其  
一袁滿來年十五歲一童幼胡根僅七歲爾 督惠聰

拓習字似是敏字 制中因梳洪釋作模范因字從无  
義府 卷下 齋

### 爲聲字書俱未收

承古按因字從元非從无也今隸釋正作因莊子齊  
物論五者因而變向方矣碑之因梳正合上句之規  
矩集韻云因圓割也或作抗至洪之釋作模者乃是  
誤元作无似非可據爲典要且若明乎古者凡字主  
乎聲音則因乃卽是圓莊子之文  
正圓字耳了然易見無可易說

綏民校尉熊君碑 故因顥德以示來允 顥字洪不

釋爲何字意其讀顥耳予疑是誅字周禮太祝六曰誅  
鄭注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爲其辭也誅字一作  
課此碑顥字必因課而作又徐陵玉臺新詠序萬年公  
主非無累德之辭顥德卽累德也

承古按凡字以所從之聲綱爲主不定拘偏旁之目  
故古書用諧聲之字或有偏旁或無偏旁或偏旁互

換而皆可通用者試觀其上下辭義無不一見了然  
此文顯卽是累明白曉暢公之學固非洪所能喻也  
亦正無庸反牽涉於誅謬隔字之形  
跡然必如是而後使人覺其可信

張賓公妻穿中二柱文 維兮 題柱二所每首有此

二字洪氏以爲猶嗚呼之類凡祭文首必以維字發之  
若長曳其聲卽兮字出矣然他碑並無此二字獨此有

之甚新

承吉按維兮卽噫嘻猗歎於乎之類不過語氣稍有  
重輕其字可分可合若分用之卽是單云維云繫云  
猗云噫云嘻云於之類而若兮若乎若歎語助之必  
用於句中句尾者則以其字義皆屬於氣息之在下  
故不得用爲句首而後屬氣之義乃明卽其不得用爲  
如歎字必从欠而後屬氣之義乃明卽其不得用爲  
句首之語氣乃明古書之或書歎作與者祇是用聲  
綱之常例若後世必去欠而書與則非心知其意者

義府

卷下

奎

矣說文訓歎爲安氣惟氣安故氣不上逆而在下所  
以虛字用之必在句中句下而不得加於在上之句  
首爲語助若兮則以巧上礙於一而氣在下乎則卽  
呼爲外出之氣而在下所以語助皆不能加於句首  
而居上至於維字从土飛之佳則又不得爲句尾居  
下之語助凡从佳之字猶言在上不然則如維惟等  
字於佳鳥何涉而乃从佳制字何爲者卽一可以反  
三知十故維之所以爲車蓋維者張於車之上也而  
網維之義如此矣惟之所以爲凡思者冠乎諸思而  
上也而惟獨之義如此矣且卽觀維象亦是高上而  
非在下雖字亦未有用爲句尾在下之語助者可明  
也又如於字亦不爲句尾之語助以於之象爲曲而  
垂下則於之象在上而爲發聲之詞乃所以發在其下者  
之語助亦在上而爲發聲之也於之通鳴者鳥飛之在上  
之聲而下文之詞應之也於之通鳴者鳥飛之在上  
卽佳之在上也孟子施施從外來飛揚以高凌卽我  
象所以爲驕驕者喬字曲高之義象正施字曲而下  
垂以自高之義象猶言俯視一切非於則無以譬喻  
形容也且如旗字爲錯草畫鳥其上者旗之鳥在上

卽維之佳在上也。旣所以進士衆者其象高而在上，則土衆無不望見之。猶蓋維之高出於車上也。夫旣與歟同，从與而乃爲在上，在下之別者旣也。象上於網而偏旁之目，又自有別故亦不能但守綱而不別。目此之謂不可以辭害意，而如於字乃相傳以爲卽說文所列古文之鳥字者，說文解鳥字引孔子曰：鳥眇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鳥呼。觀此文則可見承吉以諸字皆屬於氣者爲不誣。諸字乃卽鳥呼之物，通者聲通則義象皆通矣。夫鳥與旌旗迴然兩物，乃一於字而移之於彼於此者，非若旌旗迴然兩物之象，何由明之是故於此卽維之佳也。於之扞卽車蓋之維也，則卽使於字非卽古文之鳥，而其聲通可見。若是則維字所以不得爲句末語詞之故，又可明矣。故維兮二字可以分用成詞，而必不能倒爲兮上而維下。卽噫嘻猗歟於乎等皆然。此又承吉所言重文累義之駢字，可顛卽如維綱亦可以辭害意者。大要用字之實象，則可倒卽如維綱亦可以倒爲虛字。則必綱維二字之象皆屬於在上也。若用維爲虛字，則必不能倒以維之實象專在上而虛必從之也。由此推

義府

卷下

矣

之則凡一切虛字所以然之故，莫不可以字之本義體證而明。蓋凡字之實象必起於虛義，故虛字又必仍從實象中之虛義而出。其所以然者，乃以古聖人無憑漫然創造虛字，若非假實爲虛，豈不遂無語助何以成文及乎。旣已假實爲虛，則仍不能外乎實象以位置之者。以文字不論其施於何用，無非虛實相銜。孰高孰下，其義象本不能顛倒故也。而諸字要皆一曲聲之相通，諸字之不能倒置卽豈不徒執一曲惟其如是，所以曲爲成物不遺，不然豈不徒執一曲字而漫無區別乎。是在究心者得之，至承吉於此維兮二字所以爲此煩言者，以公所云凡祭文之首必以維字發之。若長曳其聲卽兮字由此而出，此公學體驗之精，不特見文字之實象卽文字次第必兼乎聲氣之銜，虛以出其奧亦已見明。此學爲古人所未有，是以就公語意更疏明之。夫以維字冠於篇首，則是全篇之辭皆繫屬於維字之下，而維固在上矣。卽維字不得爲句末在下之語詞兮字不得爲句首在上之語詞，其故益明。要之凡聲義象一出於天地之人所能爲其所以合之者，天也。且卽如維兮之上下

成詞卽讀之者亦無不帖然見其適合於聲於義象而一出於自然而必不能顛倒則卽所謂天尊地卑人覺其文字不通不安其在是矣若例之曰今維則盡而卽反泰之否矣泰者通也安也凡事之不通不安者卽世俗皆謂之不太平平卽凡事之通之安而卽泰階之平卽和平中和一也古聖人凡制一字皆天人並明精粗共見乃字字無不如是觸目皆呈此之謂夫婦與知能此之謂文則無以明文字故說文爲載道之書其書中凡所引孔子之言無非所以明道之精蘊如鳥之以爲昉呼助氣者以天道莫不原始於包中之氣而一主於角通心通口通鳥之氣發於包中而呼通於口外亏者氣之通止止通其作昉者鳥無角而以目之曲象代之也鳥呼卽是於戲而伏戲原卽包義說文義字訓氣而從兮兮字从乃从八象气越亏其亏卽昉之亏則可見鳥呼之气卽亏之气兮義之氣所以戲卽呼卽義而一歸於包兮之聲之曲聖人之所以明道者無非氣也文字之所以見道者無非聲也天人並明精粗共見故觀說文凡所

義府

卷下

奎

引孔子之言皆似甚不易明而許獨信之者夫如是乃益見其書之精且大也

鄭子真宅舍殘碑 此碑殘缺殊甚推求字句似某甲死無嗣而立一繼嗣其祖之傅婢有子蓋嗣子之庶叔求分其

祖所遺財物訟之於官官爲估直其財產爲分析以平其訟因立此碑以杜後日之爭爾因前有故鄭子真地

中起舍一區又云故鄭子真舍中起舍一區蓋本其所從來與下文潘蓋樓舍呂子近樓一例後人遂題以鄭

子真宅舍殘碑乍閱似若鄭之子姓有此書者子真當時高士爭財事極鄙薄而猥冒其名何古人之不幸耶

金廣延母徐氏紀產碑 此亦家庭分析瑣屑之語與

前碑所紀同極鄙細而勒之碑版與諸碑並壽真可笑之甚也

都鄉正衛彈碑 洪氏考食貨志注及衛宏漢官舊儀知此係守令爲民均徭科例而民頌其功德之碑志注云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謂給中都官者漢儀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中謂京師都官謂諸官府之役此對郡縣而言此碑額云都鄉正衛彈碑正謂正卒衛謂衛士舉正卒以見更卒舉衛士以見材官都謂中都鄉謂郡縣彈者糾正其事改力役爲僱役此碑之所由立也趙氏目爲都鄉正街彈

義府

卷下

六

景伯已刊其誤近方桐山偶見周禮注之街彈室遂引金石錄爲證而謂水經隸釋並誤作衛由未見周禮注此蓋先入鄭注爲主特喜趙氏街彈二字之合故雖洪氏引據如此之詳而亦不之審也 又按洪氏引劉熊碑云愍念烝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造設門更以爲與此碑合然二事又自不同劉碑下云富者不獨逸貧者此處缺當是此不獨勞三字此不論貧富以身值役挨門遞更也此碑云臨時雇募不煩居民乃令民出錢官自募人正是宋時差役雇役二項在漢時則各聽郡縣之便朝廷不爲一定之例耳

太正長陳寔壇碑 君諱寔字仲躬 隸釋云諸書皆  
字陳君曰仲弓獨此不同殆是借用予謂不然躬者寔  
有其德於身也陳寔正當字仲躬他書借用弓耳

仲秋下旬碑 三命縮羸 三命卽援神契所云命有

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譎暴有隨命以督行觀

上下文云爰茲衰微三命縮羸悲彼□□□□幽冥語

自可見洪氏以嘗選貢釋此句謬甚又祝長嚴訶碑云

經設三命君獲其央映語意益明見金石錄

前碑 歎歎懷哉卽嗚呼哀哉琴曲水仙操歎欽傷宮

仙石當作還以此碑證之欽字必歎字之誤

義府 卷下 究

益州修周公禮殿記 漢初平五年倉龍甲戌 韓勅

造孔廟禮器碑 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涪歎 凡言青

龍倉卽在某干支者是紀歲星所在歲星爲木星故以

青龍目之

國三老袁良碑 玉具劍佩書刀繡文印衣無極手中

各一 印衣印囊也無極手中不知何物疑織綺作萬

壽文無極蓋影萬壽字爾

敦煌長史武班碑 口口劉向耕賈之徒 辯辯字恐

讀爲班謂班固也

平都相蔣君碑 光光光搞搞搞 蓋用詩之武夫光

洗及矯矯虎臣耳

孔謙碣 旁體蘭石自然之姿 按靈臺碑體蘭石之

操帝堯碑性發蘭石生自馥芬似言蘭之香石之堅皆

其性自然如此也

泰山都尉孔宙碑 於天弁借時靡 書黎民於變時

雍此以弁為變因聲近而借用也 勅黎儀凱以康

黎老人也儀與倪通小兒也費鳳碑亦有黎儀瘁傷語

山陽太守祝睦後碑 七政鎔鑄佐輔什協樞 漢人

解尚書有以七政為北斗者祝為尚書僕射故云輔謂

三公樞謂尚書輔之協之僕射之職也

義府 卷下 手

承吉按漢尚書職掌樞機大政皆出其手統贊辰極

故曰北斗曰七政鎔鑄武帝改入內庭曰中書成帝

復改出外廷曰尚書其實一也令為正而僕射副之

故曰協樞其職極尊至重司馬遷之中書令即是此

令班固以誣陷遷之故並此職之重而亦

掩之然而實不可掩承吉文說中詳言之

衛尉衡方碑 化速邦圍 馴 不虞 吳 不陽 揚

承吉按隸釋作那閭明是置字不

知何以作閭或公所見本異歟

冀州從事張表碑 旌命勛借為任

承吉按說文勛从骨其聲碑書作九非字體體失則

聲失聲失則義失此不可不明也或碑本从九而隸

釋傳寫作九乎史記漢書列子文選等注皆云勛古

委字所以然者勛與委亦一聲惟聲同故通用也委

為禾聲即說文亦失之九與禾一聲故勛與委一聲

即委宛崔葦皆一聲史記索隱漢書注匡謬正俗引

如淳漢書音義皆云桓與和聲相近水經注引書鄭

注云和讀如桓說文云崔讀如和夫桓與崔皆與九

義府

卷下

圭

一讀之字而乃讀皆如和然則可見丸與和一讀即  
 可見歌字之同於委者乃正如其字中之丸聲通於  
 女禾聲之字而說文失之以為從女從禾聲豈應委聲也  
 且禾字歌部之聲也若委字非為禾聲豈應委聲之  
 字入於歌部乃廣韻中如倭倭倭倭倭倭倭倭倭倭  
 字皆入於戈部為烏禾切夫諸委聲之字皆切禾則  
 委豈有非禾之聲者是更顯然委為禾聲之字也惟  
 其禾聲是以同於禾聲之韻而未晰委為禾聲之韻者  
 一讀者矣夫許氏既未晰委為禾聲之韻者而正其韻  
 而反知之然彼要不過以音讀相傳如是更不審其  
 何故為聲以聲音本屬難明說文中有以諧聲之  
 字為會意者或亦許氏謹嚴之故而要亦非其書之  
 大失何也凡諧聲之字以聲通義本與會意非為兩  
 轍故此小間亦不足以累許書要之韻書元寒歌麻  
 等屬部之字與支紙寘部亦公所謂聲字之即聲者  
 聲為元寒部之聲猶丸也寘為支紙部之聲猶委也  
 明乎聲字之即聲則明乎聲字之即聲矣明乎丸聲  
 之即和則明乎散委之聲即丸聲即禾而即聲矣且明  
 乎丸委之一聲則明乎宛委之一聲矣亦即明乎崔  
 聲之一聲矣崔葦字說文作崔從崔鳴之聲而皆讀  
 如丸若明乎丸委一聲則知崔字亦當是以佳為聲  
 而非從佳從丸之會意矣夫如歌部之耑聲而如寒  
 部之單聲紙部之揣字乃從寒部之耑聲而如單聲  
 之彈字集韻又從丸而或作攷矣是丸耑之聲一也  
 即丸禾之聲一也即丸委之聲亦一也而即前所明  
 卯羸之聲猶丸也皆果羸也試更舉一字喻之如番字  
 寒部之聲猶丸也而其讀波則又歌部之聲猶番矣  
 而波字所從皮聲則又支部之聲猶委矣是不獨委  
 字周流為寒歌紙之聲而無異試觀番字而又復然  
 且即觀骹字而乃丸聲已屬彰明較著然則崔字正  
 佳聲矣猶雖隼矣若委聲之為丸為禾與崔聲之為  
 和為佳後世視為相遠而不覺其聲者即如單聲之  
 為隼而聲之為揣抑又其誰覺之然即鼂與揣之從  
 聲亦原具許書之中非許奚由取則若許書又以艸  
 多別出一佳聲之崔字皆以未達丸禾不佳一聲之故  
 惟承吉以此碑骹字之書丸為丸不得不明即承吉  
 若非見曲聲之實屬典型亦又安敢議許就如骹與  
 委之所以相同者其以丸禾之聲而通實以曲聲而

義府

卷下

圭

通也若非曲之精蘊發為聲音之流轉卽丸禾散委且亦無自而通夫委之爲曲盡人所知若散字說文訓爲骨尚散夷而夷字訓云漢衣散廣雅也其本字乃是謂骨之屈曲故呂覽注漢書枚舉傳其文散散曲隨其引蒼頡皆訓散爲曲漢書枚舉傳其文散散曲隨其事皆得其意注云散散猶言屈曲其通用則是謂事之委曲夫散散二字乃一聲之重文累義如後世之所謂疊韻者然二字一从丸聲一从皮聲其所以疊韻之故乃原卽是丸委之一聲而卽如番字委字周流於寒歌支紙之聲蓋丸與番一聲散與波未一聲散波又皆皮之聲此乃卽番委二聲散而可見其周流回轉之爲一聲無異若徹明之則知散散二字以聲通而不啻卽委之一字且卽齊部圭聲之夷亦相通而無異於散散二字爲一聲之重文累義不以讀上讀入而殊試更觀夷爲胡結切入聲之字而所从乃是圭聲則可見如所云委之爲禾聲圭之爲佳聲者固益不足異矣然則散委二字明明乎聲則義象相通而要由於寒與歌之曲聲相通明乎聲則義象自無不合於此可見曲聲實爲諸字相訓相疊相通之綱領無往而不合矣抑更有說者夫曲原爲一切聲

金鄉長侯成碑

散精謙畧

同盟必

承吉按隸釋作虛明是虛字或公所見本異

淳于長夏承碑

輜軒六戀

飛躍臨津平日則月皓

昊天不弔載

此良人

太守車以朱塗兩輜輜軒指

此言政聲流聞不日當擢太守如龍之飛躍已臨水際不意其身遽殞也

故民吳仲山碑 此人蓋隱居不出而布惠州里者後

人感其德而碑之目曰故民似是官中所立而不書立

碑之人不可詳也 節度無隻借爲出入邀 詳翔

假 擢 舉 收 收 瞻

北軍中候郭仲奇碑 焉于之武以抑於疆 董安于

爲趙上地守嘗云使吾法如入澗必死民誰敢犯此用

其事而以焉爲安也

元儒先生婁壽碑 碑 栖 夷 遲 衡門 字書隄杜兮切

俟延知切按揚雄賦靈遲遲注音栖遲說文巨古夷字

此作徯徯卽揚賦之遲遲卽詩之栖遲洪氏但以本音

義府

卷下

三

釋之疎矣

承吉按揚賦遲遲承吉明於文說第六篇

繁陽令楊君碑 遲 疋 樂志 此栖遲又作疋疋益信

巨夷本一字也

堂邑令費鳳碑 黔民作酋酋 古字虜酋通用此從

酋爲形而其首實存虜之半亦巧於制字者黔與黥通

此卽今奸棍掠賣男女之事古以俘獲所得者爲僕妾

故謂之虜黥其面使不得逸也

承吉按隸釋作酋是虐字此條不知所謂豈公所見本異歟

巴郡太守樊敏碑 貫突穿 道度無文不睹 緯書有

乾鑿度之名鑿古一作達此道字疑達字之誤 濯 擢

寃顛 提 綱 謂辟為長吏也 口欲救民德彌大兮

當口遐季今遂逝兮歎嗔懷哉魂神口兮 數語全同

列女傳柳下惠誄蓋勣劉子政筆又魏大饗碑其前十

餘行語意多襲班固燕然山銘生擗活剝之病已兆矣

承吉按交乃是寃字如琬畋之同字也

梁相費汎碑 延究肩 眉 壽 小篆壽作壽此繇書

從省非耆字也

太尉楊震碑 靡惡不形 刑 漢碑形字多作刑此正

用刑字反作形殆有意混借者真不可解

義府 卷下 書

承吉按古者同聲之字原可通用但靡文逐字亦有分別非可槩論漢碑字體多有意故岐若形刑乃其平易者然在漢時用字已當與古不同猶今日又與漢不同不得書字以古通用藉口故漢碑通用之字雖多藉可考古而未當者亦復不少此許氏所以釐正字體不得不然公研釋漢碑之字觀者方謂公篤信不疑乃此條於形刑字已謂其有意混借則可見公於諸碑字體其區別是非之意固在不言之中此公聲音文字之學所以合今古而胥融也

桐柏淮源廟碑 泫泫淮源 疑借混混 音 滾 用孟子原

泉混混意後又有口口晝夜句必是不舍晝夜益可証

泫泫之為混混也 扱 夜

承吉按隸釋作夜不作扱然使公所見本作夜則明是夜字不必釋矣蓋公所見隸釋或與今本異故書扱字仍之

韓勅廟碑 以什言教 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  
巽坎離艮兌消息見左傳疏

張公神碑 勲薰爨芬

孔廟置百石卒史碑 祠用衆疑借 衆牲字不可

解疑當讀衆爲中仲 蓋少牢一曰中仲 牢衆牲猶中牢

也張公神碑

祭以中牢 承吉按諫釋作孔廟置守廟百石孔觶碑其曰衆牲 正指碑內所云給牛羊豕雞非中也張公神碑作中

性非 中牢

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 兩雲 此碑刻於建武之世僅

五十餘字所紀閣道用功之數暨畢功歲月及太守與

義府

卷下

壹

主吏姓名而已蓋碑刻之萌芽故簡質如此 按光武

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此蓋惑於識緯術

數之說復改其元意在延期永命耳宋莒公引梁武之

中大通葉少蘊引王莽之始建國天鳳上戊以爲與此

一例洪景伯則以爲殆莽漢之際習俗相尚以卽位初

元冠於新歷之上故此碑有建武中元之文漢志亦采

取一時失於筆削爾不知此蓋始自漢文帝以十七年

爲後元年蓋因新垣平言日再中故再改元以應之是

時未有年號年號始 所以但謂之後元年如光武既有

年號故曰建武中元元年此是四字年號蓋言建武之

中元爾梁武之中大通雖效尤前事而以中字冠大通之上其意較明宋公雖引此事爲例而說之不詳洪氏之說更爲顛預總之不知意在延期永命故爲此爾子猶以爲中字當讀爲中興之中仲中元猶再元也

析里橋郁閣頌 路當二州經用汧沮沮縣士民或給州府 按武都郡有沮縣此文二沮字下句義明上字不可解疑汧本汧字沮本組字後云常車 布歲數千兩卽是此事

### 水經注

王子雅碑

隋水南道側有二石樓相去六七丈巖壚承拱雕簷四柱窮巧綺刻妙絕人工題云蜀郡

義府

卷下

美

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無男一女築墓二女建樓以表孝思

按墓上石樓

蓋卽今石牌坊又謂之牌樓古宮廟及墓門立雙柱者謂之闕其上綴以飛簷梁思者謂之連闕曲閣此立四柱而雕刻奇妙更加華侈想當時無一定之制有力者得肆意爲之耳

光尼和碑

符縣長趙社遣吏光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一月詣巴郡沒死成濡離女絡年二十五歲乘

小舩至父沒處哀哭自沈至日父子俱浮出江郡縣上言爲之立碑以旌孝誠

按入水求父

屍事人知有曹娥而不知有光尼和之女絡據曹娥碑事在漢安中漢安與永建並順帝年號相去不過十七八載然一在蜀一在會稽相隔數千餘里其事不約而

同誠罕聞也水經注並載二事而曹娥獨著豈非以碑有三絕之稱爲人所寶愛故耶

冥通記

冥通記乃陶貞白記其弟子周子良得仙之事首撰周傳後並周手疏與諸眞問答之語六朝人手吻奧別暇日聊爲疏之

投永甯令陸襄陸仍送憩天師治堂而子良已寄治內住按道家以符法禁治鬼神故名其所居爲治劉敬叔異苑云錢唐杜明師夢有人入其館是夕靈運生家送靈運於杜治養之是也

義府

卷下

七

忽未中寢臥彌淪良久乃起出彌淪謂魘寐不寐也道義謂同事道法之義友

婁羅別作覩縷猶言委曲也言夢中事委曲不能的知其故

薰陸香卽乳香也

瓦盆中已被水湯無氣湯讀爲盪徒朗切以水滌器也

以上周傳

道子言在道家爲子弟

約尺壓書尺也

一五尺安北壁一方五尺安窗下當時呼牀爲五尺

予時自覺起對分明而人見身猶臥侃侃不自解 字  
書無侃字疑當音哄切 夢魘鼻中作聲也

壻 與颯同

角家 謂風角家也後漢郎顓傳注風角占四方四隅  
之風以斷吉凶也卜葬法有方隅時日禁忌周信其術  
故云過未申酉歲乃更議

勿令小兒輩逼壇靖注門是前中隔閤靜屋及壇在閤  
外 按靖卽靜壇與靜皆道家奉經修事之處

於時子良搯屐橫在牀前 搯洛官切聚也擇也此似

是脫屐之意用搯字不知何義恐是二屐交搭故爲聚

義府

卷下

七

意也

細書一大度麻紵滿 度待洛切今人以橫展兩臂爲

一度 諸記中往往有躡易字 躡都感切以墨滅字

也勿甲乙告之 甲乙猶次第謂不須一一告之也

卿姨屢有跪請後云姨母乃密營跪爲條疏作辭牒令

周共奏請 字書跪古胃切與躡同賄也資也此云跪

請當是以財物事神求福之義詳其意亦當卽賄字爾

周登向姨母道如此 登登時也登之開聲爲當蓋言

當時也 薛用弱集異記登令召至又登言於醫

當以不能固節取命兼挫辱於神鬼故也 謂其姨母

不能以死持節強就配偶兼產子惡露觸汚鬼神

與兩小兒竟夕榻檔韻會作摒擋卑病丁切從手此從

木或傳寫之誤本作屏當屏併也當妥也謂料理什物

併疊使穩當也世說祖約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又

云為曹夫人併或作此字當篋筐

畔等數人乏糧 畔等猶同伴畔字隨手所書爾

戴屋 蓋屋也

年內多勞扇削鬼神三官中奏爾多罪 扇謂蔽醫之

也削謂侵削之也按賈總齊民要術云榆性扇地其陰

下五穀不植卽此扇字周於是年起屋或犯鬼神所居

義府

卷下

七

故云扇削

靜櫺 卽前所云壇靖之靖櫺窗櫺也

輔病 口頰病也

承吉謹按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云冥通記陶宏景撰記其弟子

周子良得仙之事其說荒誕不經然其文頗古雅時

有與字黃生義府第二卷末附此書訓釋一篇如治

堂為道士之居榻淪為夢魘道義為道友婁羅一作

翻縷猶言委曲水湯讀為盪謂以水滌器道子為弟

子約尺為壓書尺五尺為牀之別名札札為夢魘鼻

中所聲摳字卽甌字角家為風角家壇靖皆為修道

之所擬履之擬音洛官反為之屐相疊度為橫展兩

臂乙為以墨滅字甲乙告之為次第賤請為以財事

神登為登時榻檔為安置傳寫誤从木畔等為同伴

扇削為起屋犯鬼神禁忌靖櫺為道室之窗輔病為

口頰病各有考證亦頗賅洽仰見

聖朝振興文學獎進士儒無善不錄夫公以前明諸

義府

卷下

全

生沒身後乃荷陶醞毓學成於一鄉非有聲華汲引  
 百餘年後其附釋冥通記諸條特標出黃府杜詩  
 說諸書且於其辭加之褒許若為引重是書之證公身  
 後之遭遇可謂極儒生稽古之榮矣按是書文辭雖  
 屬不經然公書則為其文字而釋而承吉於其妻羅  
 一條乃正有所以發明公書者夫前條承吉以訛委  
 一讀明丸聲通於委之禾聲即通於委之壘聲乃實  
 諸字皆蒲盧果贏之聲而即曲聲猶言委曲象既纒言  
 之矣若此條公云妻羅即曲聲而即曲聲猶言委曲象  
 切諸字又可悉證於此六字之中以此妻羅之所以  
 即曲聲而後委曲者乃聲同非獨義象同也乃必由  
 於曲聲同而後諸字之義象悉同非是則諸字無由  
 而合也聲明則義象在其中矣非聲則義象無由見  
 矣今試先言妻羅夫妻即梧樓瓜蔓之聲也羅即果  
 贏之聲而即禾之聲也惟樓即贏故妻即羅羅即果  
 是贏羅則即禾之聲也皆歌哿箇之一聲也而是  
 禾則即羅是丸矣何也諸書以恒丸荏讀皆為和所以  
 是禾則即羅是丸矣何也諸書以恒丸荏讀皆為和所以  
 之委矣所以羅聲之灌即見丸聲之凱所以即羅是禾聲  
 之倭覲即是烏禾切之窩矣是歌果箇通於寒旱翰  
 之聲也然則可見委字為禾聲矣即言覲樓之聲  
 羅之聲矣而委實果贏矣則試更言覲樓之聲  
 即妻即樓則是即羅即贏枯樓既明無待更言矣若  
 覲字則有必須重明者明之然後見覲覲所以同字  
 之故夫覲之爾聲與今讀委為紙部之一聲人所共  
 見是委爾一聲也而委聲之倭覲既讀為烏禾切之  
 窩委聲之接又讀為奴禾切之媯所以與委同音在紙部累聲之  
 螺為落戈切之贏此覲字所以與委同音在紙部累聲之  
 螺驟即是贏贏此覲字所以與委同音在紙部累聲之  
 之故即委聲從禾之故然則可見覲樓亦即果贏矣  
 皆歌哿箇通支紙寘之聲也且即如媯為而聲之字  
 乃支紙寘之聲也其讀而即今讀委爾之聲也乃廣  
 韻則又讀媯為丸又讀如奴禾切之接以一字而流  
 轉三聲是正無異於委之以禾聲讀壘而同訛然若  
 知其流轉則一觀諸字中如需聲之字所通部分字義  
 象皆明且歷觀諸字中如需聲之字所通部分字義  
 流同轉最廣乃媯字集韻又以為同媯媯與禾與覲  
 與羅與螺與果贏一也若明乎流轉則如媯媯與禾與覲  
 乃即羅與螺與果贏一也若明乎流轉則如媯媯與禾與覲

灌矣而亦卽是箇矣皆寒早翰之一聲也而需與與  
廼皆爲而聲則原支紙寘之聲也夫卽觀於紙部之  
委字同於丸聲之散而委聲之揆字又與廼字果字  
同入於歌笱箇而廼與果又讀如丸如灌然則可見  
歌笱箇與寒早翰同聲不足異也旣不足異則與觀  
同字而讀如羅之觀字其爲箇聲亦不足異也卽與  
觀同字而讀如羅之觀其爲兩聲亦不足異也何也  
觀字以爾聲而讀羅卽廼之而聲而讀那也觀字以  
爲聲而讀羅卽廼之讀丸而讀羅也觀與觀之別爲  
重文二體而其聲兼乎爾羅箇之三聲與觀之以本  
字不重文二體兼乎而那丸之三聲一也然則兩聲  
猶箇聲矣所以觀字卽觀字矣不特此也如委聲讀羅  
曹禾丸者正是兼此三聲無異然則可見委聲讀羅  
之觀字亦卽與觀觀爲同字矣不然何以委聲爾聲  
箇聲之觀觀觀三字皆讀戈部之聲以爲同觀二字說  
文又同訓爲好視而觀字諸書又皆以爲同觀是明  
明觀與觀觀爲同字而說文乃以觀與觀爲二字是  
又許氏稍爲未達其所以然者乃由未喻委字之以  
禾聲而通於箇聲之觀所以亦不喻觀字以疊聲禾  
聲而通於箇聲之觀所以以觀與觀各爲一字正猶

義府

卷下

全

前條所云以佳聲之萑與萑聲之萑各爲一字而不  
知萑之所以爲萑者卽此觀之爾也觀觀觀三字之所以爲佳  
聲者卽此觀之觀觀觀三字而乃讀窩羅乎則以諸字之聲  
爲窩羅者卽萑鴟之讀若和也不然何以委聲箇聲  
爾聲之觀觀觀三字而乃讀窩羅乎則以諸字之聲  
皆一貫也故如委字之爲委佗者卽委蛇而卽透地  
倭遲也亦卽委宛而卽倭宛宛宛也觀於倭宛則可  
知麗之爲單聲而與鱸鱸同字之故則卽佗倭佗一  
之故則卽委丸和一諸字之故卽觀觀觀皆與麗佗一  
一聲讀窩羅之故凡諸字者卽觀觀觀皆與麗佗一  
明乎此而後乃爲疊韻而實皆周流同轉於諸聲以  
爲一聲夫觀觀之聲之窩羅卽果贏也卽婁羅也卽  
觀縷也卽委曲也而亦卽蝸贏也於此則承吉以詩  
之蝶贏爲蝸贏亦大槩可見矣蝸之箇聲卽窩過之  
箇聲而亦卽窠之果聲也歌笱箇與麻馬禡一也凡  
此豈獨諸字爲一聲統之則諸字如一字其所以公書  
明惟諸字之與曲字聲通所不暇證則試卽以公書  
證之公此義府首條卽以誰疇孰爲一聲則可見此  
條之婁羅觀縷委曲六字中婁縷委曲爲一聲矣而

義府

卷下

枯樓卽是果贏則可見羅觀與婁縷一聲而卽與委  
 曲一聲矣然則婁羅觀縷委曲六字皆一聲矣夫明  
 乎委與羅一聲則可明羅觀縷委曲六字皆一聲矣夫  
 集韻以羅爲觀之俗字非也後世誰能造爲爾聲之  
 羅觀縷委曲六字所以相同之故亦聲也聲與義象  
 一息則其義象亦得而言之夫聖人凡制一字莫不  
 原本於天地媾始之精微而就以極之於萬事萬物  
 如承吉兄字說中所明茲有子則卽是一元益爲二元而  
 遂於此之外有彼中所明茲有子則卽是一元益爲二元而  
 也此卽是觀字所從之爾也既於我之外有爾是由  
 包胎中之一男一女一呼一吸太極所分之一陰一  
 陽一乾一坤以極之萬事萬物之彼此無窮已卽是  
 兩無窮已爾不必專指人也逐事逐物有此卽有彼  
 則是有我卽有爾所以觀字以爾爲聲義須理見乃  
 以極明乎事物衆見之彼此繁多觸處皆須理見乃  
 爾我見之者在而我而所見者此相見而互爲治理者亦  
 此我爾矣我爾無窮則彼此相見而互爲治理者亦  
 難窮此爾縷所以爲委曲之故明乎爾字則他字無  
 難明若縷字則所以爲委曲之故明乎爾字則他字無

字如之矣此女子相亂所以須以爻治之爻與子卽  
 是我與爾也若樓字則所以治理分別衆材之我爾  
 也而婁字可見矣婁之所以爲屨者彼此我爾之煩  
 屨也婁之所以從女者女是屨者即爾女字中雖  
 止有一女然母中女則生不已而原是我爾之無  
 窮也明乎婁則明乎委矣委之亦男女而卽爾女  
 也有男女則卽爾女無窮之所以從禾制乎聖  
 人修齊治平所以致乎中和我爾其事極乎委曲所以  
 治理乎一切無窮之彼此我爾其故爲委曲此誠以  
 委字從女禾而制而一切皆是曲故爲委曲此誠以  
 所以必屬於曲誠卽是成此所以爲委曲此誠以  
 而何以屬之於委曰委所以象禾之齊平而制字其  
 義主於女禾女禾者卽我與汝和也凡物象必有衆  
 見之彼此我爾相平而後見其爲齊卽相齊而後見  
 其爲平而後見其爲和而後見其爲齊卽相齊而後見  
 萬物有若就中有一不齊不平則是不與女齊平矣若禾  
 行直遂而不與彼齊平卽是不成禾卽不成和夫直者禾  
 類中而有此徑直之象則不成禾卽不成和夫直者禾  
 曲之反既徑直卽是不曲乃卽是禾矣然則禾之象  
 而禾乃實齊實平矣則是知止矣曲矣然則禾之象

乃實由曲而後成其爲植立之直者栽培傾覆一皆  
曲之精義裁者泰之財培者包之立傾者否之傾覆  
者乎之復也此當別爲明之要之莫不由曲而直而  
通卽是通止通惟其由曲而後爲直爲通則卽不  
之通矣則卽不之中矣則卽無窮之爾女無不齊不  
平不和不通不中矣所以諸字皆曲聲平者直象之  
聲而中則通之聲也委之女和卽妻之女空空亦通  
之聲也婁字中之女卽委字中之女亦卽親字中  
女卽親字中之爾卽親字中之女與子要之一切原  
卽說文蟬聯所載之精義由之與子至於茲子者  
二元我與爾也子之推子子與女也所以序卦自夫  
婦父子君臣以下皆起於有男女則盡天下皆我與  
女也曲成乎無窮之我與女則萬物不遺矣序卦言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者以言乎天有萬物然後有男  
女以言乎人其二語乃天人並明序次各還其義非  
先有萬物而後有男女也曲成已成物則中和  
位育矣而已與物原卽是我與女而中和之和中  
卽是委字中之禾女夫然則委之所以从禾者可明  
卽其所以爲曲之聲義象者可明而大學之以知止  
而誠而齊而平原卽中庸之以致曲而誠而和而中

義府

卷下

全

亦可明矣要非曲聲不足以統攝之夫如是之謂委  
曲也且如中庸威儀二字之聲義卽是親縷委曲所  
以威字中有女儀字中有我此所以爲曲禮所以親  
字卽是親親而其音讀如窩羅者卽是果羸而卽蒲  
盧羅者包羅一切故卽是包字若粗言之則制字如  
車蓋之維而罔象之其象中原有此次羅織之彼此  
我爾縷字中則有絲緒之彼此我爾委字中則有禾  
麥之彼此我爾卽曲字中粗言之亦原是我爾受物之器  
排比之彼此我爾卽曲字中粗言之亦原是我爾受物之器  
見其粗而不見其精形下者外著之物象形上者天  
地事物一切之神明故曰凡字天人並明精粗共見  
也惟凡事皆物皆有彼此爾我所以以彼字解此字之  
書乃名之爲爾雅如初哉首基之訓始則以初哉等  
字爲此爲我而始字卽爲彼爲爾也若以轉訓卽始  
字又爲此爲我而初哉等字又爲彼爲爾也此卽說  
文解意字所以从兹字所以由一元益爲二元極  
之萬事萬物皆然之通義以其義皆起於元與子  
以字之制字从子是字爲孳乳則爾雅之轉爲訓  
字乃原卽二元之兹之孳益而成者所以爾字从兹  
二爻之象之相交卽諸字之訓之相互猶易之六爻

義府

卷下

舍

頭交所以交通於肴所以雅之牙通於互謂諸字之  
 彼此我爾互訓也漢書注云互字或作牙謂若犬牙  
 相交入之意說文訓牙為牡齒象上下相錯之形其  
 上下者即彼此我爾也其相錯者初既可在上而訓  
 在下文之始然始亦可反覆在上而訓初則初字又  
 倒於下文也惟其如是所以義取於从佳之雅字前  
 維兮一條承吉已明凡从佳之字猶云在上而爾雅  
 反以雅字倒置為下一非初字乃居上文而訓詰在  
 上者亦可轉而在下並非初字乃居上文而訓詰在  
 之始即始字亦原可顛倒在上文而置初字於下文  
 不特此也夫雅字之佳既著其在上之象倒之在下  
 乃爾字又原是在下之象而倒之在上何也爾字之  
 从門為下垂之象則與佳之上飛者相反即與於之  
 上持者相反所以為施身自謂施字从於我在上而  
 也爾字从門爾在下也制字之義則自我當在上而  
 爾當在下蓋凡我止一而爾無窮則自我當在上而  
 下者皆是爾此仍竟茲等字之精義所以即用爾為  
 語助文選注引字書亦以為詞之終終者句下之謂  
 此正前所解維兮二字之語助維猶雅之上也今猶  
 爾之下也彼文謂必不能倒為上今而下維而此則

倒為上爾而下雅者彼虛用而此實用也實用而故  
 使之相倒所以明不獨初可訓始而始亦可訓初夫  
 如是而後所以用爾雅二字之精心乃為平稱蓋雅  
 之聲義如互惟互故詰通我爾異語故互詰猶胡互  
 也爾雅之名三朝記稱孔子以教魯哀公其來已遠  
 此可見古聖人文字之精微若非倒下象从門之爾  
 字於上倒上象从佳之雅字於下而謂之爾雅豈不  
 但初可訓始而始則不可訓初意義弗周非聖人之  
 所出惟其如是所以牙為上下相錯互為犬牙交入  
 交為六交旁通而敘乃即孔孔之相穿貫文字以此  
 訓彼以彼訓此以我訓爾以爾訓我一一無不錯入  
 通穿夫是之謂爾雅爾之交即是交雅之牙即是互  
 夫是之謂交互夫是之謂轉注爾字之義象如此此  
 所以見爾之觀為婁羅觀縷委曲之字也我爾無窮  
 亂乎不亂治絲齊禾爾乎不爾然則觀觀我爾三皆聲  
 義之同可見矣而即如爾雅交互轉注等字亦皆曲  
 聲則以其彼此委曲反覆互訓交明即萬事萬物之  
 有彼此我爾者無不如此且如爾之聲通女則爾雅  
 之言女互矣證以互之言胡胡之言何亦即女禾矣  
 蓋必曲周乎訓詰而後文字通也要之古聖人凡制

一字無非所以明中凡事物有彼此我爾而後有中  
曲卽陰者徑直而爲此我爾之相形不然若使二氣不  
生而成太極居中之易承吉中字說中所云乾坤爲  
易之兩門卽彼此我爾也丁字說中所云一蹙一舒而治絲皆  
說中所云界畫縮字說中所云一蹙一舒而治絲皆  
以言治理乎彼此我爾而適乎中也平聲之中卽去  
聲之中必如是而後萬事萬物皆中矣然則若婁者  
羅者覲而卽覲覲者縷者委者繁字字皆曲明其皆  
而曲則原本字爲曲而諸字亦原字字皆曲明其皆  
爲一曲聲則義象皆在其中夫是以謂字字皆曲不啻  
披一曲字也若夫包字蒲盧果羸諸字則皆以曲聲  
彼此相通周流回轉而不啻如一字卽與婁羅等六  
字亦皆不啻一字此則考之羣經證之傳注而一  
皆可穿貫而明非能鑿空臆說蓋古者萬事萬物其  
始之皆本無名號惟見其象之轉古灣曲則卽以曲  
名之然後以此一聲謂之爲果爲羸爲蒲爲盧爲包  
爲字乃皆不啻謂之爲果字而已後乃逐字分形而  
制逐物分號而名終亦不出於包字等字之中則以  
包字之外更無義象所以曲直通之外更無有聲聲

義府

卷下

金

爲道所網羅故如是也而萬事萬物乃皆原是包字  
蒲盧果羸也此諸字之曲目組之可以名一物精之  
則以明萬物由此曲者而直而通然後別分爲直與  
通之聲義象實則亦原不外於曲乃天地萬物之道  
聖賢之學舉不外此凡聲義象之起一出於天地之  
自然而事物從之是故聲音文字之故不可不究也  
公字語中旣已語多精至若此義府首一條卽以誰  
嚆之音爲通於孰及此未條又以婁羅覲縷爲通於  
委曲曲與孰同爲屋沃部之音而不發者實已躍之  
則雖未揭明曲字而曲聲之引而不發者實已躍之  
自公是以承吉就所著經說援引諸書綴爲合按而  
承吉所以必煩言如此者爲文字也文辭文字之分  
別承吉文說中析明之後世見文之一字輒目之爲  
文辭幾味其爲文字雖由遷流相習使然非可以訓  
且謂之音則凡音之起由人心更卽必通乎聲音而  
後乃謂之文文之一字所繫大矣聖經非文字不明  
無與者則卽經義難明故若明乎文字之聲義以解  
經則正不必泥執章句以解某經而觸處自無不治

義府

卷下

矣

本原既徹表裏胥瑩即或專解某經亦必明譬義而後非迷轍然若果實明文字則必轉不能專從事於一經之章句公字詁中有云苟明古字六經注脚直可無煩耳旨哉斯言蓋經者文之萬殊文者經之一貫而聲者又文之統宗是故公書之重重於文字之聲音也重乎能發明後世罕喻之聲音就可以得諸經由以達者多矣夫是以爲通乎文字小學至承吉之諸按辭莫以佐公雖非有當要以明乎文者必屬乎小學者乃謂其畢生莫殫必自小而已學非可視爲但幼小時所學而此義府雖列雜家乃正深通小學足以爲治經之窾要讀者其毋執類目而漫易之若執類目以爲輕重進退即觀宸編四庫何以並旁及其冥通訓釋而許之乎且此義府提要乃更特揭出其以冥通別教之書綴之卷未示外之意焉則不獨於此雜家之帙表其通經又即於其訓詁神仙之書而轉契其衛道夫公先是固未名稱籍甚乃觀提要此語嘉許之深無異施之於斯道已任之素著者幽光潛德華衮千秋乃

益自他有耀於此更可見四庫之登章入句必知其人而公之正諱立身彌足以副其所學矣

承吉子必慶校

跋

己亥春間觀察黃春谷先生出字詁義府各一帙見示曰此余族祖白山先生所撰新從

文宗閣錄出者屬爲校字將以刊行文淇受而讀之其有原書可檢及灼然知爲筆誤者謹爲改正不知則闕其間有兩書俱見者如毛詩之信信漢官儀之僕射及考工記兩樂謂之銑國語執而紡於庭之槐彼此俱見當是編纂時偶未及檢又義府連峻條引三國志趙達傳注而無所申釋亦是寫者脫誤旣無別本可校謹仍其舊不敢妄有改易是書博大精深所解釋者皆實事

字詁義府合按

跋

一

求是不爲鑿空之談夫聲音訓詁之學於今日稱極盛而先生實先發之字詁吹字條下云許慎注詮詞也引詩吹求厥寤按詮詞謂自解說其上文語意之詞詩適駿有聲以下四句皆發明文王有聲之意注但以適爲發語詞是不知說文詮詞之訓此與戴東原先生說同石字條下云說文百二十斤爲秬後人省作石此與錢竹汀先生說同又如以與而通用引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也與兮通用據淮南子引詩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均與王伯申先生說同義府僂僂條下云僂僂上力主切下於主切俯身向前也此背曲之病莊子作痾僂字

書僂佯當卽一義左傳臧會竊其寶龜僂句此亦以其形名之史記甌窶滿籌甌窶高地亦以其形名之據莊子侷僂則僂偃僂佯僂句甌窶皆當作此音女陽物而晦時條下云左傳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此本四字成句二句成韻均與王懷祖先生說同二書無別刻本諸公固所未見然如上所舉數端皆心經之士所奉爲圭臬者而具見於先生書中亦足見先生小學之精矣他如正月之正謂本作平聲正之爲字本訓射的古者因斗柄所指之方以其月爲歲首蓋準此以爲標的故曰正世傳秦始皇諱政故民間呼正月

字詁義府接

跋

二

之正作征音非也子姪之姪謂古兄弟之子猶子故不爲之別立名號姪乃兄女之名又姪呼伯叔古人必連父字蓋伯叔但如今稱人之行第其變兄子之名爲姪去父之名單稱伯叔稱謂之間便是骨肉淺薄之一證又史記魏其武安列傳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謂此語隱隱帶刺時李廣爲未央衛尉程不識爲長樂衛尉未央宮乃衛天子長樂宮乃衛太后意言投鼠忌器以挑在坐諸人之怒隸釋都鄉正衛彈碑據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正謂正卒衛謂衛士駁方桐山引周禮注街彈

室之誤均足以信今而傳後其餘有關於經史者不可  
枚舉讀者當自得之觀察嘗謂古者文字之源主聲音  
而不主形跡故古書中凡聲近之字多可通假多相訓  
詁爲經說文說發明以聲爲綱之義文淇摳衣之際幸  
得飮聞其說觀察初亦未見先生之書而先生書中論  
字有初義之音有次義之音或字本無義以聲取之或  
借音專而本音遂廢幼妙之論已見萌芽得觀察昌明  
之洵儒林之盛事也校字旣竣敬題卷末以誌嚮往之  
私云道光庚子春三月儀徵後學劉文淇謹

字詒義府合按後序

學必主善爲師惟家學之仰止尤極切近承吉恭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字詒一卷提要云

國朝黃生撰字扶孟歙縣人前明諸生又雜家類義府  
二卷又別集類存目杜詩說十二卷皆蒙 著錄是爲  
承吉族祖世居潭渡先高祖景巡公之從兄也平生著  
述繁富徽州府志載黃生文稿十八卷今罕傳本所著  
又有三禮會篇三傳會篇等書亦不傳惟杜詩說甫刊  
行康熙間卽已爲仇太史兆鼈詳註所采錄仇書呈

進時諒荷

字詒義府合按

後序

聖祖乙覽及之至字詒義府二書學者皆未之見然白  
山先生之名至今膾炙徽郡六邑之口蓋雖未誦其詩  
讀其書而乃不啻羣奉其書以家絃戶誦者白山公別  
號也憶承吉幼時側聞先大夫晨夕企湖公學業之曠  
品誼之醇礪乎堅貞爲古逸民通人之儔輩每嘆書多  
失傳最令承吉異日必當訪求遺帙計垂久遠以爲吾  
家之光維時謹識之不敢忘三禮三傳二著卽先大夫  
所嘗言者詎謂彼二書湮沒而此二帙乃顯然出自  
宸編不待別求而得惜先大夫昔不逮見今惟承吉讀  
之承吉生長於揚歙里懸隔然乃習知公之深者先大

夫教之也比有族人來至述及是二書采進時乃戴東原太史耳公名未見公書迨屬當事訪求而後得者蓋當時此二書存亦甚僅微太史力莫能出也不出則二書亦湮沒久矣以承吉觀之此其中有人焉有天焉何以言乎人也徽郡名儒戴氏之前有江氏江氏之前有公公書罕傳故他方不知公之人而公名甚籍則近郡無不知公之有書戴氏當奉詔徵書之時習知鄉先輩之學之書爲尋訪而獻之戴之美書之幸也此繫乎人者也何以言乎天也自漢晉以來經學集成於

本朝而遂學者尤以徽蘇兩郡爲衆盛卽吾揚諸儒亦字詁義府合按後序

二

皆後出徽自婺源江氏首倡戴氏出於休邑繼之歛金氏程氏等又繼之蘇則惠氏研溪猶出顧氏之後而顧更遠出於徽衆氏之前然則論實學者莫或顧之先矣此人之所共見者也卽他郡如德清胡氏山陽閻氏亦皆學成於昭代而人則生自前朝說者莫不以此數公爲本朝實學之誕登先導其靈秀之故天實鍾之啟之一挽前代束書不觀之習以爲我國家耀此人文後之繼起者切切焉尸祝事之絕不料我公尤出於胡閻惠數氏之前不假師承無煩友質冥然獨處於山村溪舍之中上下古今鉤深致遠其足跡非若諸人之

多所涉歷其卷籍非若諸人之易於購求其境地非若  
諸人之有所切磋且其口音又非若諸人之習親官語  
而其學識之卓犖超越乃至聲音回轉訓詁周流則反  
勝於諸人之猶有所沾憊也意者權輿靈秀實肇於公  
後人之醜析江河惟公其岷山積石然後學實非私淑  
自公而公學抑已兼包乎衆時會所置疇能廢之宜乎  
公書雖多遺失而此二帙固儼然存而不沒也此則其  
繫乎天者也公生於天啟壬戌差少於顧氏同時顧著  
書公所未見公書顧亦弗知顧撰音學五書厥功甚偉  
惟尙未能得所會通議之者錢氏謂其泥於一字祇有  
字詁義府合按

後序

三

一音遂以爲詩有無韻之句江氏謂按以三百篇確知  
各部之字有所分屬爲顧氏所未知其說各有所見而  
皆不足正顧之非蓋凡字所主者聲聲有定而讀音無  
定音岐於各方參差進退之口舌故無定然聞之者雖  
異而言之者原是此音則無定而仍實有定其所以有  
定者音系於聲聲統乎音也聲出於天地萬物自然之  
道成文爲音比音爲樂文字之故莫不由之此承古所  
窺見竊以曲直通之三聲就明於所著經說文說中者  
而其精蘊要不出乎諸經及先儒所傳傳註音義之中  
初非別有鑿造惟其如是以論聲韻者不得合所不

當合亦不得分所不當分若徒三百篇已用之字之陳述正非可拘爲界畫假如存詩更有多篇則其所通之韻字必不止如今詩所傳從來治聲均踰越者亦失謹嚴者亦失見同聲而不知臆爲之彌縫解說者亦失逢口讀之相近槩謂之假借通轉者亦失若顧氏固失在守有餘而通不足而不知此學乃通守之兩難一間未周差池立見戴氏有云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斯言也於諸失庶幾遠之然若非明乎曲直通之所以然則雖如戴言而古音先無憑而得更何由證信逐字聲韻之當然與否故

字詁義府合按

後序

四

必深躋其奧實握其樞然後可以舉三百篇之韻字乃無不聲相脗合不待辨而了然然則古音正未易言要之非胸次先持平聲本反以後印契乎古書之必合於是者不能明矣夫凡字同聲者卽同綱義綱之統同者云何曲直通之聲義象是也綱之分別者云何逐事逐物由曲而直而通之聲義象是也而義象一皆繫屬於聲大抵曲聲之字不能與直象之聲通轉尤必不能與通聲之字通轉而曲聲之部分爲最廣凡詩言見爲協韻者皆同聲也凡古書之用爲通假者皆同聲也惟聲同故義象同惟聲義象皆同故可通假承吉觀公二書

其汲汲致力於文字之聲義者乃實有見於聲與義之相因而起爲從來先儒之所未明由是遂濬及於義通則聲通爲古今小學家之所規獲公書中如以尔爲卽汝乃若之聲義不卽丕之聲義夤胛卽臆之聲義蒜算卽宣之聲義弗卽弅弼閉鞅之聲義婀娜卽哀袤倚儼倚旒媿媿嫫媿之聲義鱗卽鱣鱣之聲義撥刺卽ノノ拂戾之聲義唯卽俞之聲義噫嘻卽嗚呼之聲義誰疇卽孰之聲義在卽察之聲義洛卽洪之聲義鞮樓卽兜離侏離之聲義咻卽煦之聲義謂卽吹曰之聲義疊疊卽勉勉之聲義區區卽叩叩之聲義凡此之類前乎

字詁義府合按

後序

五

公雖漢之鉅儒未觀其深後乎公卽 本朝諸儒尤者之一二雖復見及亦尙未能由此探究古人制字之本原公書雖卷冊無多其於聲音之道爲漢晉以來諸家所無通貫之造境不獨當明代束書不觀時公獨爲其錚錚佼佼而已也王氏經義述聞有云古字通用存乎聲音今之學者不求諸聲而但求形跡宜乎其說之多謬也此勿求形跡之論發前人所未發而公先合之惟是求聲二字更未易言蓋從來所謂同聲者大都所見不離乎人言一方口讀之音及韻書部分相近之音而已烏知有人言絕遠韻部懸殊而古之同聲者實在

於是蓋聲起於義義根於聲其源出於天地之至簡極  
紛其究發爲口舌之萬殊一本要之非聲音不足以爲  
訓詁卽執習俗所認之聲轉亦尙不足以見聲音聲音  
文字之精微其際如是是豈顧氏泥於一字一音之所  
能了且顧氏雖泥於一讀乃見其字有兩音者則又強  
分之爲今某某切古某某反而其所謂古者往往反今  
所謂今者抑又反古不知音無所謂古今其異音者殊  
方口舌之所致也其今古者人不知音之異乃原古者  
由方土之口舌而致然見有異者乃輒目之爲今古也  
且聲與韻不同並非今與古不同古者循聲而非用韻

字詁義府合按

後序

六

後世以韻求之鮮不失者夫顧於明明乎聲之浮字乃  
反謂其不得讀乎而以魏晉人爲誤於明明古讀通於  
夷聲之寅字乃反謂古爲翼眞反而今切爲以脂其書  
名爲是正唐韻而轉有誤執唐韻以刺謬古聲者隨舉  
二端其失立見故顧氏於音學雖致爲有功而不得謂  
之善喻然人但見顧氏一字一音之失而不知漫以爲  
一字衆音者亦非蓋衆音由口舌而成而一讀則聲源  
所握音雖衆而讀則一正前所云聞者異而聽者同也  
然則原一音也特顧氏之所見非此謂耳此學喻之者  
惟秦郵王氏引伸觸類爲從古之所無卽先後乎王氏

及與王同時者亦皆不得而與蓋他儒皆以韻求聲王  
乃言聲而不言韻可謂窮本知歸公生於王氏百數十  
載之前非有來者相謀而所造若是其書至通穿支齊  
魚模真文尤候屋沃之字爲一音若以其全書論說之  
諸條觀之則通穿者更爲不止此數部此豈獨不拘衆  
所執泥字體之形跡且並不拘乎聲音之形跡而承吉  
據古書就槩以曲之聲義則在在無不迎刃而解按之  
不以爲異而反以爲常然則曲聲之蘊乃實已自公合  
之蓋必合之而後知非聲無以爲文非文無以見道夫  
文之載道淺見者以爲屬於文辭較進者以爲屬於文

字詁義府合按

後序

七

字又進者則知以聲音求文字而乃終於難徹明文字  
者則由其所見者雖聲非聲是以其所解者究不合於  
經於文字然此亦非承吉之私言王伯申氏序阮公經  
籍纂詁云後之覽是書者取古人之傳註而得其聲音  
之理以知其所以然又能博參前訓以正之庶可傳古  
聖賢著書本旨可見王氏已先我言之夫聖賢之本旨  
者道也王氏以爲從此得聲音之理而後本旨庶幾可  
傳可見其意謂前此諸儒猶未嘗得聲音而知聖賢之  
所以然也乃其指稱所以然者則取之由傳註而出之  
自聲音斯言也豈非王氏見及於文以載道之說在文

字而不僅在文辭古人傳註之中卽聲音而原卽爲訓  
詁精至之論千古未呈夫聲與道相因而成音與聲散  
殊而合從來言自性生字從言制苟非道何自有聲苟  
非聲何由制字然則聲卽文文卽道矣道不外乎曲直  
通故聲亦原不外乎曲直通聲統而音分五方水土各  
成其音而其想道則一故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聲  
音之道與政通矣其聲卽文字之聲音而卽文字之訓  
詁非有他也戴氏云訓詁聲音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  
緯衡從宜辨所見是矣而按之公書多已不啻隱然脉  
絡然則非聲音何由而通徹訓詁乎承吉亦非謂聲音  
字詁義府合按

後序

八

之道公遂洞燭靡遺而公書鍵鑰所開實已轉圜有自  
若不解公書之通轉卽無由階進而知聲且如前所舉  
某字卽某聲義諸條猶不過就一二字而達其通轉至  
其挈綱統論之語如於尔字條云方土不同各取其聲  
之相近不字條云噫苟明古字則六經註脚直可無煩  
耳亏万條云凡引氣出聲之詞有引之而上者有引之  
而下者婀娜條云詩中又有單用者猗彼女桑佩玉之  
儼是也寫字條云孰知古人本義奇妙如此無字之音  
條云方言有有音無字者經典多借字以寄其音璿璣  
條云古四聲未定囟字條云方言不同故音因之而轉

此可爲解人言也。仡字條云：可因聲以知意，僂僂條云：語有倒易字，有通借諸書，昧其義，遂異其音。通人閱此，自當了然。凡此之類，乃更層見乎一切聲義之淵微。是以前其措語多藉如起例，發凡恍謂衆隅，可反此則公書雖操咫尺，已示喻以無涯萬里之觀。指點形容教思，何限至其書中，亦尙有泥於可不辨之形跡，以別同異，是非窒於四聲音讀反切，以論古音聲者，則通波之留芥，可不問也。以上敘述之所以煩言如此者，一則以公於聲音文字之故，固非可拘墟方物，必極明之然後足以見公書之大。一則以公書中各條等字，乃承吉多半已

字詁義府合按

後序

九

明於經說文說中者，其時承吉固未見公書及見公書而宛然適發其端，則以公書證所說而藉恃爲可信，卽以所說釋公書而更覺其易明，此所以不得不徹言之。故並非承吉別爲己見，反闖入公書也。若夫公書中所辨正者，如其論古文尙書非原書，則在閻百詩徵君之前。解孟子氣次焉，爲次舍在毛西河檢討之前。解咄咄沓沓爲多言，在朱竹君學士之前。以追蠡之追，卽考工記鳧氏之隧，在江慎修明經之前。以畢郢爲畢程，在劉端臨廣文之前。以爾雅豹文鼯鼠，謂說文二字屬上，在邵一雲學士之前。以書塗炭爲染汙，在王西莊閣學之

前以鳧氏之衡爲卽角上平處在程易疇廣文之前以  
易艮之夤當从肉而通艸在段若膺大令之前以坤字  
作亼爲借用在王伯申尙書之前夫此等猶不過辨形  
跡於一文而非會神明之全體若聲音明則字義無乎  
不達然卽隨舉十端公之先登愈益可見然則公之學  
洵可謂夔絕矣而或者以當公之時桐城方密之太史  
稍長於公其學詎視公爲絀何乃獨張公學曰方氏之  
學於明人中爲淹通於漢學中爲膚外從來不明漢學  
者其書雖至博而不能精其途乃極紛而卒不知要歸  
於一蓋博學有時亦可以佐治經而每多可以溷治經

字詁義府合按

後序

十

吟域須明學術乃判公之義府博學也所以 四庫以  
與通雅同入於雜家謂可取者不在方以智下惟 提  
要此語乃專指義府一書而言若字詁則入於小學類  
而在經部 提要並未嘗以此書亦與以智相較則以  
經部中之小學爲生所獨擅非如徒爲博學者之訓詁  
終疎故 提要云生致力漢學是明明衡定以漢學分  
際予生而謂其異於明人在兩書原相互成而 提  
要則各還各類按漢學二字至 國朝而始見爲公之  
前唐宋以後之所原無以其別目乃與宋學相形而後  
出也蓋自唐中葉以後治經者多置漢儒傳註不事卽

其間起卓之士之兼爲涉及者亦卒狃於岐見而非必  
求之正鵠以反躬良以學界未明故識趨無定明人中  
若楊用修焦弱侯之軼羣而於漢學則亦終於無見方  
氏之論小學往往原始先儒而又反以用修弱侯爲歸  
宿則猶不離明人之習觀其疑始內一條謂韓嬰鄭元  
賈逵劉向班固劉熙杜預諸人以韻訓字率以已意牽  
合此弱侯之所以痛恨所見如此乃正與古者以聲音  
爲訓詁之精旨背馳然其自出已意之處有時乃又視  
楊焦而過之此則方氏之學之分際故卽公書中各條  
亦或有爲方氏所已言者惟公則主於通穿以歸經義

字詁義府合按後序

十一

終始定於一成方則要於騁鷺以入雜家今古淆於兩  
立取徑殊而奏功各別故 提要以漢學二字予生而  
無從予方其以生爲不在方下者祇是雜家非可槩爲  
漢學故其語著於義府而不著於字詁按 四庫經部  
總敘云漢學具有根柢而謂生致力漢學是予生以學  
有根柢也乃自生以前並未以漢學之目予人惟顧氏  
左傳杜解補正 提要云 國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  
武爲最是顯然亦正以漢學予顧然則可見從來漢學  
之目實始於顧氏與公亦正可見自顧氏與公始解專  
精漢學也夫漢學與他學有何門戶之可分其所以不

得不別者漢學卽是經學經尊所以學尊經學載於文字字明然後經明文字主乎聲音聲明然後字明文字所以立象象明然後意明立象見意所以致用意象明然後凡一切之由體達用者乃無不明不則鑿空非實是故文字之聲音不可不講要之無非所以明道道明則卽漢學宋學皆爲一致而無可區分若公之主漢學以究明文字而使聲音觸處可通者其所得乃實猶愈於顧之沾漶蓋欲明古聲守僅藝而通則近道惟通乃爲善學爲善守卽由是馴致漸進乎古者分形跡而統聲音之故如王氏所云就可得聖賢著書本旨者胥不字詁義府合按

後序

三

外是以是表公非爲過矣至如方氏書中乃又有許氏未盡漢學一語致爲難解夫許氏身爲漢人有何謂之漢學更何所謂未盡漢學若如方說則必許學更出漢上而周秦矣斯言豈反足以議許蓋必如許氏然後乃實爲漢學方不能喻故卽公書中亦云桐山不取說文而方書中乃實以說文爲應駁謂漢人爲太多事蓋方意不過目說文爲諸家字書中之一種而公則以許氏創爲說文解字與聖人制文字成萬世之用相提並論此則公學與方氏區別之分際要之方書在明季實爲轉移風氣之先故通雅提要謂其在明代考證書中

可謂卓然獨立公學則爲 本朝經術昌明之始故字  
詁 提要謂其致力漢學於六書訓詁尤所專長不同  
明人之勦說且於杜詩說下亦兼謂其字詁義府深於  
小學是雖入義府於雜家而其爲漢學無異夫公卿是  
之推服許書爲前此之所無而所通之聲乃更不爲說  
文所囿要亦原神明於說文及諸經傳之中是故方學  
雖宏非知體要公書雖約具見精微辭氣異同毫釐千  
里此則公書之分際也至承吉於方書非不傾服契合  
之處亦往往勝常如承吉經說中所極明之包孚其疑  
始中已言及二字之聲通證之多語雖彼終不過歸宿  
字詁義府合按 後序 三

於中原音韻與沈韻之別正所謂辭氣異同然其語中  
固亦以二字爲胞胎孚卯之實象苟能充之則卽大易  
之精義可明此 提要所以謂方學爲開 國朝諸儒  
之先非復空談懸揣爲可貴矣公與方顧同時近郡皆  
耒相識記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公乃轉以獨  
學而成獨至之詣後進非所啟迪而若所啟迪先儒待  
所發明而適所發明莫爲之前來者不見此豈非鈞陶  
之廣 運會之隆有以致斯遭就承吉嘗聞先大夫述  
公所以就已姓而號白山者正自以爲鍾靈秀於黃山  
白嶽適值四方初定潛處僻壤不爲人知而其幸際

昌期之懷抱亦時露於言表卽觀其字詁中麀暴一條舉洪武嘉靖時試士之兩失末云此皆字學蕪廢之過聖人在上考文之典安可緩乎按公當崇禎癸未年甫二十二字詁乃入國朝後所著則其所謂聖人在上顯然就考文以隱寓乎議禮制度之一切而以身逢盛代仰見

聖天子文物典章夫固實有以振興炳蔚煥乎與唐虞三代同風者然則公之生也實我國家培成文教之首基宜乎生其後者萃起多儒於以著明古聖人六經載道之文具在聲音字畫之中非可恃夫空論者之立字詁義府合按後序

古

義立言並不徒關乎實學者之一長一是菁英所洩夫豈偶然而吾新安山水醞毓之奇我先世德澤留貽之厚亦已久矣大美弗著何以昭茲承吉於己亥春就文宗閣鈔出二書荏苒三載近以重爲雙校遂於各條下間綴按語申明公意藉稱合按免使二書相離又因公書於承吉曩著經說中撮析爲某字說數篇就名經詁亦藉作公書之證有當未當要於公書無加損焉伏念公身後以遺帙荷邀采錄與瞻僅止二書乃蒙提要更旁及於杜詩說存目及道家之冥通記下亦且謂其字詁義府深於小學考證賅洽褒語凡經四見

品第逾於衆儒且二書篇帙無多又不逐條皆言經義  
乃不獨深被以專長小學之名而直許以漢學通經  
之目良以經訓必衷諸文字而形跡莫外於神明是以  
佔畢儒生儼然不啻受

聖主特達之知輝光鄉族洵屬遭逢厚幸承吉用是謹  
錄本書四庫提要二則揭諸卷首授之梓人以體先  
大夫葛藟本根之志以副同學者先睹爲快之心不辭  
覲縷既垂家乘且以證諸國史之傳儒林者或亦有  
取乎此也道光壬寅春正月族從孫承吉謹撰

字詒義府合按

後序

五

